

# 天师道登坛告盟仪\*

## ——《正一法文法篆部仪》考论

吕鹏志

提 要：本文对南朝天师道经典《正一法文法篆部仪》做了细密的分析和考释。从此经我们知道南朝天师道举行登坛告盟仪，这是天师道传入南方后受南方道教（尤其是南方方士传统）影响而创立的新仪式。它应当是信奉“太一”神且自称“太一道士”的天师道士举行的仪式，与敦煌写本 S. 203 记载的南朝天师道授箓仪多有近似之处。

吕鹏志，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法国远东学院（EFEO）合同研究员兼香港中心主任。

关键词：天师道 登坛告盟仪 太一道士 授箓 黄赤券契

收入明《道藏》的《正一法文法篆部仪》<sup>①</sup>是一部篇幅不小的早期天师道经典，但除今人编《道藏》经提要 and 个别学者在讨论其它问题时对此经略有论说之外<sup>②</sup>，迄今尚无人做专门的研究。这部经典之所以受到冷落，原因之一可能是它有很多难啃的地方。我们在反复细读并整理点校经文的基础上，对此经和它记载的仪式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与考释。

### 一、《正一法文法篆部仪》的题名和年代

《正一法文法篆部仪》（以下简称《部仪》）难以解读的地方甚多，首当其冲的就是它的题名。题名中的“法篆”二字很容易使人想到此经可能是一部授箓仪典，但事实上经文记载的是授受黄素三盟及相配之三契的仪式。除简单提到受者原已受赤箓（D1. 1<sup>③</sup>，D1. 6a）之外，此经并不以法篆作为主题。因为题名与内容明显不合，不能不让人怀疑“正一法文法篆部仪”可能是误题。

我们推断题名有误的证据还有两条：

一条是外部证据。《道藏阙经目录》是明《道藏》刊刻时编者比对元《道藏》总目而登记的缺佚书目，其中著录“正一法文法篆部”<sup>④</sup>，与“正一法文法篆部仪”仅有一字之差，盖系同一经典。明《道藏》编者既然已将《正一法文法篆部仪》列入缺佚经类，那么收入明《道藏》的任何一部现存经典都不应当题名为“正一法文法篆部仪”。

另一条是内部证据。就经文内容来看，“正一法文法篆部仪”左侧低三格书写的标题“黄素三盟登坛仪”既不是经文首部三段文字（D1. 1，D1. 2，D1. 3）的标题，也不是与后面各个小标题平行并列的子目，而是可以总括全经文字内容的标题。“黄素三盟登坛仪”恐系此经的原题，因编者疏忽而误入子目。存于经文之首的题

名“黄素三盟登坛仪”是判断“正一法文法篆部仪”为误题的有力佐证。

《部仪》不署作者，亦不标年代，须仔细寻绎才可找出一些断代依据，可以大致推测它的编撰时代。

首先，经中提到授者的籍贯是“某州郡县乡里中”（D2. 3）。历史上只有魏晋南北朝采用三级行政区划“州郡县”，故可将其问世年代锁定在六朝范围之内<sup>⑤</sup>。

其次，《部仪》明显借鉴了东晋末刘宋初问世的古灵宝经<sup>⑥</sup>，所以其编撰年代可进一步锁定在古灵宝经之后的南朝时期。

再次，此经有部分文字内容明显袭取南朝道经《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以下简称《升玄内教经》），故可再进一步推断其问世年代晚于后者，大约出于南朝后期。

上举三个断代依据中，第三个依据的可靠性须分两个步骤来证明。

第一步是考定《升玄内教经》的成书年代。就现存文献来看，迟至北周末始有道教和佛教文献（如《无上秘要》和《笑道论》）征引《升玄内教经》，表明此经的问世年代不会太早，下限在《无上秘要》成书的 6 世纪 70 年代<sup>⑦</sup>。《升玄内教经》卷九专门讲述“泰清道本无量法门太一九诫”以及“成满具足灭度一百廿九大诫”的缘起、内容和功用。在记载道教戒条的现存史料中，《升玄内教经》应当是最早讲述一百二十九戒的经典。南朝梁道士宋文明所著《通门论》简单罗列了几种道教戒条名目，其中提到“太清道本无量法门百二十[九]条”<sup>⑧</sup>，由此可推断《升玄内教经》成书于《通门论》之前。按，《道学传》记载宋文明曾将《通门论》上呈梁简文帝（549—551 年在位），故可将《升玄内教经》成书年代的下限往前推至 6 世纪 50 年代<sup>⑨</sup>。又，《升玄内教

经》推出“内教”与“灵宝外教”争比高低<sup>⑩</sup>，表明它的问世晚于东晋末刘宋初产生的古灵宝经。总之，《升玄内教经》应当是在刘宋至梁末这一段历史时期问世的<sup>⑪</sup>。

第二步是考定《部仪》借鉴《升玄内教经》的具体内容。根据二经的文字内容，《部仪》至少有两处借鉴了《升玄内教经》。

第一，《部仪》在“黄素中章”条中提到“未得修奉九诫、百二十事”（D1. 6a）。《升玄内教经》卷九述太上告示张陵“太一九诫”和“成具满足灭度大诫”一百二十条，太一九诫列在一百二十条之前<sup>⑫</sup>。九诫是：

第一诫曰：身不得贪浊狼戾……是吾太上太一第一诫也。

第二诫曰：心不得兴恶想恶念……是吾太上太一第二诫也。

第三诫曰：口不得妄言善恶……是吾太上太一第三诫也。

第四诫曰：手不得煞害众生……是吾太上太一第四诫也。

第五诫曰：目不得视非道、非法非义、荣华容饰……是吾太上太一第五诫也。

第六诫曰：耳不得听八音五乐、淫声妖孽……是吾太上太一第六诫也。

第七诫曰：鼻不得贪香恶臭……是吾太上太一第七诫也。

第八诫曰：足不得妄蹈非义……是吾太上太一第八诫也。

第九诫曰：身不得放情任意……是吾太上太一第九诫也。  
一百二十条是：

远身行；离口过；除恶念；拔逮根；绝声色；检<sup>⑬</sup>爱欲；放玩习；洗垢秽；宽斗局；开迫连；广心性；缓促促<sup>⑭</sup>；勿的莫；省诸劳；却诸辱<sup>⑮</sup>；无疑想；违动作；伏吸吸<sup>⑯</sup>；厌诸端；断诸际<sup>⑰</sup>；灭诸迹；宽诸见；闇诸智；遏诸蔽；原诸厌<sup>⑱</sup>；止诸病<sup>⑲</sup>；扫诸患；愈诸疹；去诸计；罢诸求；伐诸株；斩诸种；刈贪曹<sup>⑳</sup>；尽沉吟；散结束；脱烦恼；制意移；无诸可；无不可；为无为；无诸我；无不我；无彼我；无空想；无昏惑；无淫想；愁<sup>㉑</sup>可行；无疑空；平好丑；不耶<sup>㉒</sup>还；常住无；绝心想；习胜意；善防言<sup>㉓</sup>；不乱转；不吾念；不彼念；不悠想；无常准；不<sup>㉔</sup>常的；无遗顾；不追怀；无猷预<sup>㉕</sup>；忍不可忍<sup>㉖</sup>；知无是道<sup>㉗</sup>；绝无想；常住无；为无为<sup>㉘</sup>；行无行；作无作；想无想；兴无兴；无际心<sup>㉙</sup>；无际行；无际作；无际想；无际住；察诸性；了无根；知无根不可满<sup>㉚</sup>；以不可满而自愁<sup>㉛</sup>；常无想以过上<sup>㉜</sup>；观一切皆虚空；心无欲而常仁；不以有诤无；已知一能际<sup>㉝</sup>一；不于一而起想<sup>㉞</sup>；知因一入无际<sup>㉟</sup>；知因灭度入虚无<sup>㊱</sup>；知因虚无为灭尽；知因灭尽成为道；知因成道为最大；知安为安；知安为乐；

知乐不复忧；知无忧为泰；捐附著<sup>㊲</sup>；荡意态；休是非；不嫌贰；弃众累；度<sup>㊳</sup>诸盖；割诸连；克<sup>㊴</sup>因缘；慎心转；事无事；无亲疏；等善恶；寂无想；不我想；无常住；一生于无<sup>㊵</sup>；上无上<sup>㊶</sup>；住无住；无际与<sup>㊷</sup>；缕观法为同无；知有清静<sup>㊸</sup>本无；知因无际入灭度；知因最大为了无；知泰<sup>㊹</sup>无为极。

据《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升玄内教经》所说的“一百廿九大诫”当是百二十诫和九诫之合称。南朝梁宋文明《通门论》（又名《灵宝经义疏》）提到“太清道本无量法门百二十〔九〕条”<sup>㊺</sup>，《洞玄灵宝三师名讳形状居观方所文》提到“受升玄七十二字大券、太一百二十九戒兼经契”<sup>㊻</sup>，均可资旁证。《部仪》所说的“九诫、百二十事”就是《升玄内教经》所说的“一百廿九大诫”。

道教史上最先是古灵宝经模仿佛教的戒本（音译为“波罗提木叉”）制定了各种名目的系列戒条，其他经派的系列戒条大都是仿效古灵宝经制立的<sup>㊼</sup>。《部仪》提到的“九诫、百二十事”就是南朝天师道徒直接借自《升玄内教经》的系列戒条之一<sup>㊽</sup>，明显是晚于古灵宝经且受古灵宝经影响的产物。《升玄内教经》中的九诫明显模仿佛教戒律，后者反复强调须防止三业（身、口、意）和六情（眼、耳、鼻、舌、身、意）的干扰。《升玄内教经》中的百二十条揉合了老庄道家、魏晋玄学、大乘佛教中观般若学派的学说，用戒律的形式表达了此经在他卷反复论述的“重玄”思想。百二十条虽然是戒条，但却包含否定戒相的因素在内<sup>㊾</sup>。这是灵宝戒条进一步佛教化的结果。

第二，《部仪》所载“太一黄素三盟”的第一条盟文明显是通过节抄《升玄内教经》卷九开头的序言并加以改写而成的，将两者加以对照就很清楚。

《部仪》D2. 1：

谨启黄素丹盟，告诸弟子某甲等。应诺太清太一无量清法门下，真一五炁，太一九诫，成具满足，便得仙度。太上于昆仑进登天首大治七宝观上，召天师张道陵而告之曰：“吾道出于无先，太初之前，无所从生，靡所不成。吾昔于此观上，启受妙法。吾以聪明智慧，摄意奉行，便得微妙玄通，求道上仙，莫有疏忽之名。奉行黄老之道、生死之诀，当畏法慎戒。生门之中，生道有一，死道有九。验于大度，常当战战，如履冰剑，把〔火〕毒〔也〕。常惧害及其身，谦谦曲躬，卑辞下物，勤心苦行，无亏孝敬。受诀之后，奉行法戒，无违分数。九一之法，生道之极耶。”天师再拜，承盟奉修，位登天师。后授王长、赵升、三夫人、洛下三公，皆得白日升天。登坛如左。

《升玄内教经》卷九<sup>㊿</sup>：

道言：泰清道本无量法门，真一五炁，太一九诫<sup>㊽</sup>，成具满足灭度大诫也。

太上于是昆仑治中，进登天首大治七宝道德观

上，召陵而告之曰：吾道出于无先，太初之前，无所从生，靡所不生，靡所不成。吾昔于此观上启受妙法，吾以聪明智慧，摄意奉行，既能洁身为道，便得微妙玄通，求道上仙，致有逐迹之名。当于仙求神，于神求道，于道求灭度，便得虚无之要，空无寂静，为道宗也。夫欲慕道，求修大乘之法，当解空无要（疑作“之”）要，修行慎诫。临于大度，当常战战，如履冰剑，把火毒也。恒惧害身，谦谦曲躬，卑乱（当作“辞”）下物，谨勅濡软，调和心性，理护羸劣。忠言善谏，宽心大意，苞容不肖，忠孝奉上，慈仁接下，违伏恣恣，坚自谏，非道不动，无自专擅，笃于一切，厚施四海，爱惠众生，信施朋友，尊师敬道，忘珍末宝，弃财遣欲，不为所动。知有应无，唯无为寿。懃心苦行，无亏孝敬。昼则懃受，夜则心诵，奉行无失，不亏分数。思神念道，畏法慎诫。生门之中，生道有一，死道有九；九一之法，求生之本<sup>⑤</sup>。

有的学者根据上引两段文字反过来推断是《升玄内教经》抄袭了《部仪》<sup>⑥</sup>，我们认为不太可能。因为D2.1明显有抄袭、改编《升玄内教经》卷九序言的痕迹。《升玄内教经》卷九序言以“道言”二字冠首，假托太上道君（省称“道”）讲述太一九诫的来历和功用。D2.1本应全部采用盟誓文体，但其中与《升玄内教经》卷九序言相同的大部分文字内容都采用了说明或叙述文体，导致整段文字文体混杂，颇不相谐。与《升玄内教经》卷九序言相比较，又有割裂文字和以辞害意之处。如将序言的“生门之中，生道有一，死道有九；九一之法，求生之本”分割为不相连属的两句话，又如将序言的“把火毒也。恒惧害身……”改为“把毒常惧，害及其身”，导致文意不通。

## 二、溯源：南方方士传统中的登坛告盟仪

《部仪》的原题“黄素三盟登坛仪”和经文内容表明此经记载的是登坛告盟的仪式。

先秦时代已有盟誓仪式，例如考古发现的大批晋国盟书就是盟誓仪式的实物遗存<sup>⑦</sup>。古代盟誓仪式被后来的道教充分吸收、借鉴和改造，发展为与传授仪相结合的登坛告盟仪，这种仪式在早期南方道教的方士传统中尤为流行<sup>⑧</sup>。

晋代高道葛洪（283—343）于317年写定的《抱朴子内篇》是较早记载南方方士仪式的文献。根据此书的记载，登坛歃血而盟是早期方士（尤其是炼丹方士）秘传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做法。如卷十说：“登坛歃血，乃传口诀，苟非其人，虽裂地连城，金壁满堂，不妄以示之。”<sup>⑨</sup>葛洪声称他本人掌握的炼丹秘诀是由其师郑隐传授的，受诀时举行了正式仪式，“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sup>⑩</sup>。葛洪特别推崇早期方士秘传的“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引述其师郑隐的说

法：“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传，传之歃血而盟，委质为约。诸名山五岳，皆有此书，但藏之于石室幽隐之地。应得道者，入山精诚思之，则山神自开山，令人见之。如帛仲理者，于山中得之，自立坛委绢，常画一本而去也。有此书，常置清洁之处。每有所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经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恶鬼，温（瘟）疫气，横殃飞祸。”<sup>⑪</sup>也就是说，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也须立坛盟授。

两晋南朝时期围绕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发展起来的洞神三皇经系是南方方士传统的重要经系之一，该经系中的《五岳真形序论》和《陶公传授仪》记载的方士传授仪是与醮祭结合的仪式，其中也包括告盟的做法。如《五岳真形序论》说：“歃血誓书，授其真图，委缙告盟，禁以不传。”<sup>⑫</sup>《陶公传授仪》“授受三皇法”条曰：“谨以今日施设微礼，并陈盟信，对共启告，封传付授。”<sup>⑬</sup>

出于《抱朴子内篇》之前或之后的炼丹经典记载了南方炼丹方士的仪式，与《抱朴子内篇》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根据这些经典的记载，南方炼丹方士的传授仪缺不了盟誓的环节。如《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曰：“今欲夹（受）道，向北伏，一时之中，若天晴无风，可受之。受之共饮白鸡血为盟，并传口诀合丹之要，及投金人、金鱼于水。万兆无神仙骨之者，终不得见此道也。”<sup>⑭</sup>《太清经天师口诀》曰：“夫口诀者，盖神仙众经之大诀。欲求神仙千方万术，而不得此诀者，终不能成也。神秘至重，万金不传。若有所传，当本经一一口授，不得顿以文也。依科盟书，用黄金八两、黄布四十尺、白银八两、白绢四十尺为信。限一百年内得传一人，歃丹为盟，不宣之约。若一朝违科，传非其人，违负漏泄，天帝槟仙，永谢玄路泰玄仙都，使心迷意乱，万向倾败。九老仙君使精神昏浊，所学无成。太一司录不上生录，三天司命灭算伐年，殃及七祖，受罚于太玄都。”<sup>⑮</sup>

自东晋中叶到南朝后期在江南问世的一批上清经传承并大大发展了早期的方士传统。上清经记载的方士传授仪规非常强调告盟或登坛告盟，将其视为传授仪式不可或缺的重要事项。如《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元变经》曰：“凡授符经之身，当赍信诣师，清斋三日，沐浴烧香，书符及经，露置高坛之上一宿，明朝共登坛，告北帝，启盟文，度符、经付弟子。自不登坛告誓，不得妄开篇目，师轻泄经文，身被风刀之考，弟子不受而披卷，殃及七玄，身残失明。四极之科，禁轻泄经文，太经之律，禁无盟誓。自非金名玉格，莫得闻见。”<sup>⑯</sup>《太上玉佩金琅太极金书上经》曰：“自非神挺异骨，登玄岳而告盟，列金青以誓灵，此文不可得而授，其音不可得而闻矣。”<sup>⑰</sup>《洞真太上三九素语玉精真诀》曰：“……以誓九天之信。告盟誓诸天，清斋幽室，然后奉传。亏誓违信，师及弟子同罪鬼官……”<sup>⑱</sup>《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曰：“当先登灵岳，告盟九天，然后听得示以玉文。”<sup>⑲</sup>上清经在保留早期方士盟誓仪的同时做了一点改革，去除

了剪发和歃血的做法。如《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曰：“上金六两、白素六十尺、金钹六双、青丝六两、五色绦各二十二尺，以代剪发登坛、歃血破券之誓，以盟奉行灵符玉名不泄之信。”<sup>⑤</sup>在上清经的描写中，天上圣真举行传授仪时也要告盟，其意图可能是为地上道士告盟授受的做法提供神圣的依据。如《洞真上清龙飞九道尺素隐诀》曰：“太上大道君以上皇元年二月一日甲子，于无量天告盟，传北极真公。时九天帝、高仙大圣，并临盟场，五帝束带，万灵侍轩，日月吐晖，五宿列精，七元闭关，黄道不行，天地停机，三界肃清，绛霞随荫，紫云四骞，时和日庆，八景敷陈。君裂帛华晨之下，授诀口口之中，发言九天，遥唱命讳。上帝称欣，天真稽首，魔王束形，保举玄虚，位登玉清。命五老监试，四司辅真，左右侍仙，命盟告灵，依俯仰之格，北向祝曰……”<sup>⑥</sup>上清经制立了许多有关传授规则的“科”，告盟授受的做法在“太真科”、“四极明科”等科条集中有明文规定。如《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曰：“师北向告盟而传，弟子奉受，依四极之科，敛慎禁戒，密而奉行。”<sup>⑦</sup>《洞真太上素灵洞元大有妙经》“太上九真明科”条曰：“玄都上品第三篇曰：……经七千劫一传，自三立正之后，七千年内听三传，七百年中有其人，亦听传。传皆对斋九十日，或三十日，或九日，告盟而授之，给玉童玉女，依四极明科。”<sup>⑧</sup>收入《道藏》的上清科范集《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不仅多处提到传授仪规中的盟誓或告盟，而且说明了不告盟的后果：“凡受上清宝经，皆当备信。信以誓心，以宝于道，准于割发歃血之誓。无信而受经，谓之越天道。无盟而传经，谓之泄天宝。传授之人，各慎其负。”<sup>⑨</sup>大约南朝中后期问世的《洞真太上八素真经登坛符札妙诀》是一部上清传授仪典，此经的题名显示“登坛〔告盟〕”在它记载的传授仪中占有突出地位。《洞真太上八素真经登坛符札妙诀》还假托太上之口明确说它记载的仪式是“告盟”之仪<sup>⑩</sup>，经文也有“告盟皇坛”<sup>⑪</sup>、“告盟灵岳”<sup>⑫</sup>、“自告盟于九天”<sup>⑬</sup>等说法。

东晋末刘宋初江南出现的一批古灵宝经也继承了早期方士登坛盟誓而传的做法，专门编纂了传授灵宝经的盟文或券文<sup>⑭</sup>。这些盟文或券文以受者或代表受者之授者的口吻写成，内容主要包括授受双方的身份（“某岳先生”）、传授某经的时间及场所（“黄坛”）、良好的祝愿（“七祖同福，皆得上升”）和违盟负约甘愿受罚的誓言（“七祖获罪”）。刘宋高道陆修静（406—477）是整理和弘传古灵宝经的宗师，他编撰的《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是第一部完整记载仪式程序的道教传授仪典。《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的仪式程序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开头注明该阶段仪式的名称。第一阶段曰“灵宝大盟宿露真文拜表出官启奏次第”<sup>⑮</sup>，第二阶段曰“明日登坛告大盟次第法”<sup>⑯</sup>，第三阶段曰“言功设斋谢恩仪”<sup>⑰</sup>。三个阶段分别相当于预备仪式、正式仪式和结束仪式，《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用“登坛告大盟”题称第二阶段的正式仪式，

突出了登坛告盟在灵宝传授仪中的重要地位。《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记载的仪式节次包括“读太岁以下盟文”<sup>⑱</sup>，尽管此书没有附列该盟文，但估计其格式和内容与《无上秘要》卷三九“授洞玄真文仪品”从古灵宝经《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中引录的盟文差不多<sup>⑲</sup>，此盟文就是以“太岁”二字开头。

陆修静于437年编撰的《灵宝经目》著录了一些当时“未出”的灵宝经，南朝中后期弘扬古灵宝经的道士根据陆氏经目补撰了一些“未出”灵宝经。这些灵宝经也谈到了登坛盟誓的方士传授仪规。如《洞玄灵宝丹水飞术运度小劫妙经》说：“赤松子其年十月五日受大洞宝章、三十六部妙经、三洞真科、道德要戒于玄都宝城山中，破金投鱼，蛟龙结构，登坛画一，宝信为质，用飞云锦百尺、玉札二枚、金龙二口、鱼一双、剑二十四具、白素四十尺、五方明镜以度其文。”<sup>⑳</sup>《太上灵宝天地运度自然妙经》末尾假托“道言”说：“传受之科，如吾称旧典，清斋二十四日，别贡上金五两、丹地锦百尺，以为盟誓。受者奉而行之，若不依科而妄传，则风刀考罚矣。受者辛勤详慎之哉。”<sup>㉑</sup>

以上所述方士登坛告盟仪都是与传授仪相结合的仪式。在《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和《道藏阙经目录》著录的道书中，有以“告盟仪”或“登坛告盟仪”为名且分别出自上清、灵宝和洞神经系的科仪书。如《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著录“《上清告盟仪》一卷”<sup>㉒</sup>、“《灵宝登坛告盟仪》一卷”<sup>㉓</sup>，《道藏阙经目录》著录“《太上传授洞神经法登坛告盟立成仪》”<sup>㉔</sup>。这三种仪典皆已亡佚，从题名来看它们记载的似乎是独立的登坛告盟仪。但如上所论，即使存在独立的登坛告盟仪，它也是与方士传授仪密切相关并由方士传授仪衍生出来的一种仪式。按照早期道教仪典的解释，告盟就是向神祇奏告授受双方的誓约，目的是由神祇来监督和监察双方是否守诺遵信。告盟之所以采用登坛的做法，可能是因为坛是筑土而成的一个神圣空间，容易与所告之神沟通。

《部仪》记载的仪式题名“黄素三盟登坛仪”，文中又频繁出现“登坛”（D1. 2, D1. 5, D1. 6a, D1. 6b, D2. 1, D2. 2, D2Note, R1. 1, R1. 2, R2. 1, R2. 3, R2. 5, R2. 6, R2. 10, R3/D3, A1）、“盟约”（D1. 2, D2. 2, D2. 3, R3/D3）、“告盟”（R1. 2, R2. 1）的说法，可说是名副其实的“登坛告盟仪”。因为其它现存早期道教文献中所见到的登坛告盟仪都出自南方方士传统，所以我们推测《部仪》所载登坛告盟仪的直接来源也是南方方士传统。不过，尽管它借鉴了方士登坛告盟仪的许多做法，但它不是在方士之间而是在天师道教团内部举行的仪式，属于天师道的登坛告盟仪。《部仪》提到结盟之后“不得耽染色欲，不专正一”（D1. 1），这是我们判断它是天师道仪式的重要依据。其他依据是《部仪》的题名和文中大量出现的天师道用语，如“男女官”（D1. 2, D1. 4, D1. 5, D1. 6b,

D1. 6c, R1. 2, R2. 8)、“天地水三官”(D1. 6a)、“三天”(D1. 1, D1. 6a, D1. 6c, R1. 2, R2. 4, R2. 6, R2. 10, R3/D3)、“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D1. 6c, R2. 4, R3/D3)<sup>⑧</sup>、“功曹使者”(D1. 6c, R1. 1)、“谒者仆射”(D1. 6c)、“谨出臣身中五体真官”(R1. 1), 等等。另外, 与附属于传授仪的方士登坛告盟仪比较可以看出,《部仪》所载仪式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登坛告盟仪。

### 三、天师道登坛告盟仪释证

《部仪》所载登坛告盟仪是为已受黄图契令、真天赤篆、真天三一真一太一素券<sup>⑨</sup>的弟子举行的, 通过该仪式让弟子进受太一黄素三盟和与之相配的三契。

三契之契文均以授者的口吻写成, 其中都提到了授受双方的身份:

D1. 1: 授者之师的身份为“三洞法师太一道士男官某”

授者的身份为“系天师某治炁太一道士三洞法师五岳游行先生某郡某县某乡某里真人男官某”

受者的身份为“某郡县乡里真人某甲”

D1. 2: 受者的身份为“某郡县乡里男女官太一道士真人某甲”

授者的身份为“臣某”

D1. 3: 授者之师的身份为“三洞法师阳平治功平五炁左平炁某岳先生真人姓某乙”

授者的身份为“系天师某治炁五岳游行先生臣姓某乙”

受者的身份为“太一道士某郡县乡里男女生某乙”或简称“太一道士”

上列身份虽然略有差异, 但可以看出授受双方都称为“太一道士”。《部仪》中还有不少文字(D1. 5, R1. 1, R2. 5, R3/D3)可以证实,“太一道士”是登坛告盟仪参与者的共同身份。

我们推测,《部仪》中的“太一道士”可能是行黄赤之道同时佩受黄赤券契(包括黄书契令在内)的天师道祭酒, 他书又称“黄赤道士”<sup>⑩</sup>或“黄赤祭酒”<sup>⑪</sup>。依据有二:

(一) 大约出于刘宋初期的上清科范文集《太真科》在讲述了天师道的更令篆和若干将军篆(一、十、七十五、百五十将军篆)之后续云:“下明契篆: 黄书契、六甲契、神篆、真篆、圣仙篆, 右二契三篆, 明土德, 信为首, 主月<sup>⑫</sup>行黄道, 仙摄镇星; 赤界契、青童契、赤甲篆、青甲篆, 右二契二篆, 明火德, 礼为先, 主日行赤道, 仙摄荧惑星; 真一契、三五契、玄篆、元命篆, 右二契二篆, 明木德, 仁为端, 主岁星; 三一契、无终篆, 右一契一篆, 明水德, 智为源, 主辰星; 五色<sup>⑬</sup>契、太甲篆, 右一契一篆, 明金德, 义为本, 主太白星。太一券, 号金券。券乃契之别名。八契有定阶, 故言契。

太一通八阶, 故言券。金者, 练久弥精, 变化不灭。八契如前十篆, 并满篆为十篆也。”<sup>⑭</sup>这里罗列出包括黄书契[令]在内的八阶券契和相应的十篆, 且谓号称“金券”的太一券与八阶券契相通, 可以总括八阶券契。我们已做过考证, 八阶券契和太一券都属于黄赤券契, 与称为“黄赤之道”的天师道性仪式有密切关系<sup>⑮</sup>。《部仪》明确说受者“先受黄图契令、真天赤篆、真天三一真一太一素券”(D1. 1), 或云“先受黄图赤篆、三一真一太一言之诀”(D1. 4), 或云已先“得参中秘黄图赤篆、三一真一太一回车毕券之诀”(D1. 6a)。这些券契是与“黄图赤篆”(或略称“赤篆”)同时配受的<sup>⑯</sup>。我们也考证过, 赤篆与仙灵若干将军篆相对应, 前者称为“黄赤内篆”, 与“黄赤之道”有关, 后者称为“外篆”, 与“黄赤之道”无关。赤篆是与《太真科》所列十篆类似的符篆<sup>⑰</sup>。

(二) 大约 5 世纪初出于南方的古灵宝经《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有云:“太极真人曰: 建灵宝斋法……家一人受经, 余人有好斋者听斋。若时有黄赤太一祭酒好见斋法者, 听斋, 观大法化, 但不得同床而坐。纵复至德人间, 名望于世, 悉当在后行, 以其治篆为次第也。烧香同尔。所以尔者, 其人宿有微缘, 故今得预之矣。”<sup>⑱</sup>这里提到的“黄赤太一祭酒”是比灵宝道士地位低的天师道道士, 这个名称显示太一[道士]就是黄赤祭酒<sup>⑲</sup>。

太一道士是行黄赤之道的天师道祭酒, 年龄和法位均高于受仙灵若干将军篆的年轻教民。他们的法位标志就是随身佩带的黄赤内篆(赤篆)和相应的黄赤券契(黄图契令和真一/三一/太一素券)。如《初学记》卷二三“道士第三”条引《太上丹简墨灵经》曰:“若受法位, 至真一及太一素券之号, 可署先生之位。”<sup>⑳</sup>唐代道教仪典《太上洞神三皇传授仪》曰:“次师称法位大谢上清玄都三洞弟子、太太上上太上君、太元一君天师门下、督察大都监君、黄赤真一三一丈人、无上太一金刚闾帝君、三洞法师玉清左监灵大夫, 某岳先生小兆真人臣某, 稽首再拜……”<sup>㉑</sup>在 5 世纪以降逐渐形成的道教教阶体制中, 受黄赤契篆的太一道士处于由天师道正一法位晋升更高道阶(如代表灵宝法位的灵宝经)的中间环节。如古灵宝经之一《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敦煌本)曰:“昔赐佩黄赤二(“二”当作“三”)一无终玄录, 金书玉字养身之道。玉券已毕, 受恩过泰, 不唯下贱, 心乐真仙之道, 进奉上清大洞玄经, 已复有年, 不能仙度, 混同常人, 魔俗不别……遭遇运会, 今见太上灵宝洞玄宝经……”<sup>㉒</sup>南朝道经《洞玄度灵宝自然券仪》曰:“……年如干岁, 奉承黄赤王(“王”当作“三”)一太一言之诀……”<sup>㉓</sup>诣臣求受太上灵宝至真五篇太真道经……”<sup>㉔</sup>按《部仪》的说法(D1, R1. 2), 太一道士本身还有等次之分, 已受三盟者的法位高于未受者, 其称号和标志均与未受者不同。

我们认为, 天师道黄赤祭酒自称“太一道士”的原

因与天师道的太一信仰有关。在《部仪》中,“太一”明显是神名,有太一君(R2. 9)、太一帝君(D1. 3, R1. 2, R2. 1, R2. 8)、太上太一帝君(D1. 5)、无极太一君(A2)、太上无极太一君(D1. 6c)、太一天尊(D1. 6c)等多种称号。太一神在天师道登坛告盟仪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至少有三道上奏天神的文书(D1. 5, D1. 6c, R1. 2)都在末尾标明上奏对象是太一神,受契过程中包含“九拜太一君,三回三拜”的隆重礼节(R2. 9),均可证明。《部仪》在附录文件A2中指出呼召太一名讳可以过度灾病,并简略介绍了具体做法。A2还列举了十二时狩士的名讳、形象和服饰,实际上它们就是太一神的十二种化身。太一神随十二时辰而有变化,呼召太一神时应根据当时的时节存思相应的狩士。《部仪》多次提到与太一三盟登坛大券同时配受的“明(与“盟”义通)真大讳”(R1. 2, R2. 5, R2. 6),可能就是十二时狩士名讳,这些名讳是太一道士与太一神沟通的神圣中介。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在方士登坛告盟仪中也须同时授受相关神祇的名讳。如《洞真太上八素真经登坛符札妙诀》曰:“出官毕,命盟度讳及经、符、策。”<sup>⑧</sup>又曰:“师登坛,当施五帝告真之符,以弟子信镇于五方,以盟九天,誓五灵。施绯罗之巾五尺于前,以请经文。师北向,读度讳,弟子东向伏受。”<sup>⑨</sup>按,“度讳”之“度”字与“传”含义相当。

太一神信仰有悠久的历史<sup>⑩</sup>。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将北极星神称作“太一”,至汉武帝时太一神还一度成为国家祭祀的最高天神。虽然汉武帝以后太一神在国家祀典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尤其在民间宗教和道教中还颇有影响。东汉末年黄巾军反叛教团崇奉的最高神就是“中黄太一”,故以“中黄太一”称所奉之道(旧史家因教首张角“颇有”《太平经》而称其为“太平道”)<sup>⑪</sup>。两晋时期南方道门内部还很流行太一信仰。如《抱朴子内篇》多次提到南方方士信奉的“太乙”,“乙”与“一”字古通<sup>⑫</sup>。上清方士诵读的首要经典《太洞真经》列有须经常存思的诸神,其中有“太一尊神”<sup>⑬</sup>。古灵宝经之首经《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提到在特定时节下凡检查人是否斋戒行道的诸天神,其中包括“天帝太乙使者”、“太乙八神使者”、“下太一”、“中太乙”、“上太一”<sup>⑭</sup>。又,两晋南朝时期的外丹经(如《上清九真中经内诀》、《太清金液神丹经》)记载南方炼丹方士举行祭祀太一神的仪式<sup>⑮</sup>。《部仪》中出现的太一神反映太一信仰也进入了天师道神系。《部仪》所载登坛告盟仪应当是信奉“太一”神且自称“太一道士”的天师道士举行的仪式,所以常用“太一”二字作修饰语,加在仪式名目(如“太一黄素三盟仪”、“太一三盟付授仪”)、所受物件(如“太一中盟契”)、神祇名号等之上。

除登坛告盟仪外,太一道士所行其它仪式也有冠以“太一”字样的。如陆修静在《洞玄灵宝五感文》中提到众斋法之一“太一斋”,应当就是天师道“太一道士”举

行的斋仪<sup>⑯</sup>。《部仪》提到的“仰谢三十二天”可能就是太一斋的重要仪节<sup>⑰</sup>。

《部仪》记载的黄素三盟登坛仪与敦煌写本S. 203记载的天师道授篆仪多有近似之处,两者都由仪式和仪式所使用的文书组成。同分析S. 203一样,我们也用D指代文书(document),R指代仪式(ritual)。根据《部仪》中出现的众多子目和各段文字的文意,并参稽S. 203,我们将《部仪》全文结构标示如下(用A表示附录):

- D1
- D1. 1 太一真盟上契
- D1. 2 太一中盟契
- D1. 3 太一下盟契
- Rule 受三盟的规定
- D1. 4 牒文
- D1. 5 刺文
- D1. 6 黄素中章
- D1. 6a 受者之请辞
- D1. 6b 法信
- D1. 6c 赤章
- D2 太上黄素丹盟三条(题为“太一黄素三盟仪”)
- D2. 1 盟文一
- D2. 2 盟文二
- D2. 3 盟文三
- D2Note 关于三盟的说明
- R1 太一登坛黄素三盟逆刺付授仪
- R1. 1 上刺出官
- R1. 2 口刺
- R1. 3 重敕
- R2 太一三盟付授仪
- R2. 1 出官
- R2. 2 读券、读黄盟
- R2. 3 画一
- R2. 4 下发
- R2. 5 弟子盟丹水
- R2. 6 师命丹法
- R2. 7 嚙丹水
- R2. 8 醮坛
- R2. 9 受契
- R2. 10 重敕
- R3/D3 受者上谢恩章
- Appendix
- A1 四极明科开度文诀
- A2 呼太一君及十二时狩士名讳
- A3 九和香法

《部仪》中的黄素三盟登坛仪像S. 203中的授篆仪一样采用牒(D1. 4)、刺(D1. 5)、章(D1. 6)三类文书,只不过《部仪》将它们放在经文前面,而不像S. 203那样附于文末。除牒、刺、章之外,《部仪》还使用

不见于 S. 203 的其它文书,主要有契文、盟文、“乞恩辞”和“法信”清单。

契文共有三条,分别称为上盟契(D1. 1)<sup>④</sup>、中盟契(D1. 2)、下盟契(D1. 3)。各条契文皆配有相应的契图,形式与其它道教契图类似<sup>⑤</sup>,中有篆书的“合同”二字。上盟契、下盟契皆注明“左右书之”,意思是同一契文左、右两向书写,分契时从契图中央破开,授受双方各取一份。三条契文均以授者的口吻写成,但文辞彼此不同。从契文来看,上盟契、中盟契、下盟契分别以三官、老君、太一帝君为监督契约执行的主神,但据中盟契图中的篆字所示,“上盟证天,中盟誓地,下盟约水”,可见上、中、下三盟契的含义是指分别由天官、地官、水官监督契约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上、中、下三盟契并无等级之分,后面列出的太一黄素三盟也没有分等。虽然三盟契和太一黄素三盟是相配用的文书,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级别上的对应关系。

判断 D1. 4 是牒文的依据有二:一是其文体格式与 S. 203 中的牒文相似,也以“谨状”二字结尾;二是后文所列章文(D1. 6c)提到“有牒男女官某乙等”,与 D1. 4 正相照应,算是内证。《部仪》中的牒文相当于受盟申请书,上面条列受盟人的基本情况和请盟事由。

判断 D1. 5 是刺文的依据亦有二:一是像 S. 203 中向考召四君预告授篆仪式并请求考明受篆者是否合格的刺文一样,D1. 5 末尾所谓请太上太一帝君“省理”之辞明确表达了请神考察受者资格的意图,且两者文体相近,都置于牒文和章文之间。二是前后文(即 Rule “逆<sup>⑥</sup>上盟刺”和 R1 “太一登坛黄素三盟逆刺付授仪”)都谈到逆刺或上刺,所上刺文除口刺 R1. 2 之外,并不见于其它地方,具有文书性质的 D1. 5 属刺文无疑。

天师道登坛告盟仪所用的章文分两种,付授三盟时拜的是“黄素中章”(D1. 6),受盟三日后拜的是“谢恩章”(R3/D3)。两种章文的文体格式都与 S. 203 中的章文相似。“谢恩章”不见于 S. 203,不过可以在南朝天师道仪典《正一法文太上外箓仪》中找到类似的例子<sup>⑦</sup>。“黄素中章”条除称为“赤章”的章文之外,还包括乞恩辞和法信清单,后两者应当是随章文同时上奏诸神的文书。乞恩辞就是受者的投辞文,所以用的是受者的口吻<sup>⑧</sup>。法信清单列有三十二种物品,可能就是上盟契提到的“三十二天帝位符信”(D1. 1)。之所以称章文为“赤章”,是因为章文通常用朱笔书写<sup>⑨</sup>。“中章”是与大章和小章比较而言文字不多也不少的章文,东晋天师道仪典《上清黄书过度仪》载有“谢生言功中章”<sup>⑩</sup>,元代道教法术科仪手册《道法会元》卷一八〇“上清五元玉册九灵飞步章奏秘法·章式第二”载录大、中、小章本式各一<sup>⑪</sup>,可以参证。“黄素中章”就是书写于黄色丝绸上的中型章文。

黄素三盟是最重要的文书。题为“太一黄素三盟仪”的 D2 就是《部仪》到处提到的三盟<sup>⑫</sup>。根据《部仪》作者在该条目下所作的说明(D2Note),三条盟文由登坛

者朱笔书写于黄色丝绸上,随身佩带。它们是在三官之前订立的券约或盟约,故又称“盟券”(R2. 3)。据称受三盟可以“拔度生死”(D1. 2, D1. 3),所以三盟又称“太一登坛三盟生死处仙大券、黄素证誓”(R1. 2)或“无上太一证誓三天登坛死生三盟”(R3/D3)、“黄素太盟长生拔仙大券”(R2. 8),或取金刚恒固不灭之意而称“金刚毕券”(R1. 1)。《部仪》作者还在 D1 所载各种文书之间插入受三盟的规定一条(Rule),据此知三盟须由多人“同共结盟”。谢恩章(R3/D3)提到“臣等同盟之人”,可以佐证。

天师道登坛告盟仪的仪式程序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 R1 标示)题为“太一登坛黄素三盟逆刺付授仪”,《部仪》规定须在付授三盟前五日“逆上盟刺”(见 Rule),故知该阶段的仪式相当于预备仪式。第二阶段(用 R2 标示)题为“太一三盟付授仪”,相当于主体仪式部分。第三阶段(用 R3/D3 标示)未有标目,据注文知该阶段是受者受三盟三日之后上谢恩章,相当于结束仪式。《部仪》未载上谢恩章的具体做法,只录出谢恩章文。《部仪》所载登坛告盟仪分预备仪式、正式仪式和结束仪式三个阶段的做法与《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所载早期灵宝传授仪非常相似,可能参考借鉴了后者。而先上刺预告诸神再正式付授三盟的程序模式与 S. 203 记载的天师道授篆仪如出一辙,与南朝以降其它道派的传授仪也很相似<sup>⑬</sup>。

与 S. 203 比对可知,《部仪》记载的仪式节次明显有省略。

第一阶段的节次仅包括出官、口刺和“重敕”,出官之前的发炉节次和重敕之后的复官、复炉节次均略而不录。出官辞中提到“谨操臣为男女生民太一道士某乙度金刚毕券或登坛黄素三盟拜露刺一通,刺今露在中庭玉案上”,其后又注云“右授金刚毕券上刺出官”,所露所上的“刺”应当就是前面讨论的文书 D1. 5。出官之后的口刺节次题称“授太一三盟大券口刺”,实际上就是读刺文。口读的刺文与登坛告盟仪中使用的书面刺文(D1. 5)略有不同,显系后者的变例。它的前面附有以“谨状”二字结尾的牒文一通,表明它要连同牒文一起上奏。这与 S. 203 中牒、刺同上的用例相同。口读的刺文采用了章文的格式,抬头是“具位系天师某治炁臣某甲稽首再拜”,落款题署职衔姓名(“臣姓”)和上奏时间(“太岁”)。文中提到“谨先于此某郡县乡里中露白刺,奏上天曹,特愿太一帝君皇上帝大道留神照察。若甲等有骨法合,便依法付授。玄都无骨法,愿为考正,从上玉策,名备天仙”,较书面刺文更清楚地说明了上刺的功用是考察受盟人的资格。第一阶段“重敕”节次相当于 S. 203 中的操刺节次<sup>⑭</sup>,但合并了复官节次的复官辞。

《部仪》保存了第二阶段的大部分节次,但仍有几个重要节次略而未录。比照 S. 203 可知,出官节次之前明显缺发炉。出官节次之后缺读章、操章和拜章节次,所读、所操、所拜的章应当就是前面列出的黄素中章。最

后一个节次重敕相当于 S. 203 中的“重约敕”，其后省略了复官和复炉节次。

题为“读券、读黄盟”的节次未交待具体做法。按，黄盟（即黄素三盟）又称券，故读券与读黄盟无别。

受契节次未明言受的是何契，据上下文可知就是《部仪》开头列出的三盟契（D1. 1, D1. 2, D1. 3）。按，“黄素中章”条末尾注云“右破三盟契后付授赤章”，受契之前应有破契和付授赤章的仪节。《部仪》多处提到分破券契（D1. 1, R1. 2, R2. 1），亦可佐证。

第二阶段有不少仪节的做法都见于包括 S. 203 在内的其它南方早期道教经典，应当是那个时代南方道门流行的仪法。如画一（R2. 3），又见《太上洞神行道授度仪》“授度仪”条<sup>⑤</sup>；弟子盟丹水（R2. 5），又见《太上洞玄灵宝二部传授仪》<sup>⑥</sup>；师命丹法（R2. 6），又见《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sup>⑦</sup>；嚙丹水（R2. 7），又见《太上洞神行道授度仪》<sup>⑧</sup>；左手授、左手取、三绕身（R2. 9），又见敦煌写本 S. 203、敦煌写本《陶公传授仪》（S. 3750+BD. 11252+P. 2559）、《洞真太上八素真经登坛符札妙诀》<sup>⑨</sup>、《洞真太上太霄琅书》<sup>⑩</sup>、《太上洞玄灵宝二部传授仪》<sup>⑪</sup>；醮坛（R2. 8），又见《太上灵宝五符序》、《太清金液神丹经》（详后所论）。这些早期道教经典都出自南方道教的方士传统。这就表明，《部仪》所载天师道登坛告盟仪已吸收了南方方士仪式的不少做法。

#### 四、南方道教对天师道登坛告盟仪的影响

众所周知，东汉汉中后期兴起于西蜀和汉中的天师道于汉魏之际传入北方，西晋末又因中原战乱而随大批南渡士庶传入江南。目前所知可以考定出于六朝时期北方天师道的现存教内资料只有曹魏时期的《大道家令戒》<sup>⑫</sup>和北魏时期的《老君音诵诫经》，大部分现存早期天师道经典都可归诸南传天师道，因为它们明显受了南方道教（尤其是南方方士传统或三洞经系）的影响。《部仪》也不例外。前文论证《部仪》所载天师道登坛告盟仪来源于南方方士传统且不少具体做法都模仿南方方士传授仪，已部分揭示了南方道教对天师道登坛告盟仪的影响。下面对此再补充做些论证。

《部仪》所载正式付授三盟阶段的节次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醮坛节次。该节次提供的“醮坛法”与南方方士传授仪通常与醮祭仪式结合的做法<sup>⑬</sup>基本一致。与方士醮祭不同的是祭品不用酒肉，颇符合天师道一贯反祭祀的主张。《部仪》规定了醮坛如何摆设，并提供了醮请诸神的文辞。醮坛上设“醮具五盘，香五炉，用枣五样”，目的是“东向祭五帝”；同时又设“醮具九盘，香九炉，用枣九盘”，目的是“东向祭太一九君”。祭五帝的摆设明显模仿《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下记载的方士醮祝之仪，祭太一九君的摆设则明显模仿《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上记载的炼丹方士合药祭神仪式。“香九炉”与《部仪》末尾所附“九和香法”（A3）有关。附录文字简

要说明了“九和香法”的功用和做法，且称“其法秘不妄传，欲致神明，合诸神丹者烧之，稍稍分著别器中，令炆不泄”，说明此法出自炼丹方士。其它节次也包含与炼丹有关的内容，如 D1. 1 “饮丹结发”，D1. 5 “刻臂饮丹”，D1. 6c “金丹神浆玉液入某等”，R2. 10 “神丹金液、灵芝众药”，R3/D3 “太一神丹、金液玉浆”。R2. 5、R2. 6、R2. 7 都与丹水盟誓的做法有关，这三个节次与炼丹的关系最为直接。前人早已指出，炼丹不是天师道固有的传统<sup>⑭</sup>。天师道经典讲炼丹应当是西晋末天师道传入江南以后受南方炼丹方士影响的结果，《部仪》所载登坛告盟仪也反映了这一点。可资佐证的是，前引《部仪》的第一条盟文提到天师将九一之法传给“王长、赵升、三夫人、洛下三公”（D2. 1）。据《神仙传》中的天师张道陵传，张道陵的弟子赵升来自东部，可能本来就是江南沿海的炼丹方士。张道陵传称其投奔天师门下，暗示了炼丹方士与天师道合流<sup>⑮</sup>。

再来看《部仪》附录的“四极明科开度文诀”，它是南方道教影响天师道登坛告盟仪的有力证据。试析论如下。

（一）该文诀题署“葛仙公撰”，这是明显的假托。葛仙公是南方方士传统中的著名神仙人物，本名葛玄，是《抱朴子内篇》作者葛洪的从祖，葛洪之师郑隐从其受学。东晋末刘宋初江南问世的古灵宝经也将灵宝经的来源与葛仙公联系起来，声称原本在天上圣真之间传授的灵宝经由太极真人徐来勒传葛玄，葛玄传郑隐，郑隐传葛洪，后来葛洪从孙葛巢甫得到了这些经典，世世流传不绝<sup>⑯</sup>。《部仪》假托葛仙公为“四极明科开度文诀”的作者，反映它与南方方士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二）文诀以“四极明科”为题（文中也提到“四极明科”），直接借用了南方上清经系的用语。按，“四极明科”的概念始见于东晋中叶江南句容许氏家族传出的上清降诰<sup>⑰</sup>。东晋南朝不断增衍的上清经系中出现了主要宣讲如何授受和奉持经典的“科”，“四极明科”是最有名的上清“三科”之一，另外两种科是“太真科”和“九真明科”。收入明《道藏》的《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汇集了一百多条归诸“四极明科”的规定，大都与上清经有关，有少部分规定涉及洞玄灵宝经、三皇文和天师道的“黄书”。此经可能编于南朝中后期<sup>⑱</sup>。《部仪》中的四极明科开度文诀并不见于《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以“四极明科”为题盖属依托，不过却反映了天师道登坛告盟仪与上清传授仪规有密切的关系。

（三）四极明科开度文诀有不少与灵宝经相关的文字内容。首先是直接采用术语“灵宝”、“灵宝法师”、“洞玄师”。虽然葛洪已在 317 年完成的《抱朴子内篇》中引录“灵宝经”，该“灵宝经”已被证明保存于《道藏》经《太上灵宝五符序》中，但题有“洞玄灵宝”字样的灵宝经却都是在 400 年左右才出世的，现代学者通常称其为“古灵宝经”。开度文诀中出现“洞玄师”一词，说明它的年代不会早于古灵宝经。其次，文诀提到的“三十六



部尊经”是最早见于古灵宝经的经典分类术语，它与古灵宝经提出的“三洞”密切相关。“三洞”（洞真上清、洞玄灵宝、洞神三皇）经之下各分十二类（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合为三十六部尊经。最早提到“三十六部尊经”的是《金策经》<sup>⑤</sup>，这是一部已经亡佚的古灵宝经。开度文诀中“灵宝”与“三十六部尊经”连言，反映了三十六部尊经之说源出灵宝和古灵宝经综括三洞的事实，也证明《部仪》的作者十分熟悉古灵宝经。再次，文诀声称“不破太一登坛三盟金真妙契，则七玄不离于酆都，那可便为人师？三盟既竟，即七玄超度，生死同仙，便拜回案，授为洞玄法师”。表明受三盟是进受灵宝法师的必要前提。文诀接下来又说：“若七祖未拔，三盟不破，轻授回案，则师受泄经之罪、贱宝之愆，依四极明科，荷风刀之考。依三盟解释，则存亡超拔，标名诸天，故拜为灵宝法师。”讲的意思和前面几句差不多，只是进一步将受三盟与四极明科联系起来，声称四极明科规定破与不破三盟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文诀所言不仅反映天师道登坛告盟仪与灵宝传授仪有密切关系，而且证明南朝天师道士可在破三盟之后晋升灵宝法师阶位。我们曾论证自5世纪以降道门内部出现了由天师道正一阶位依序晋升的修道法次系统<sup>⑥</sup>，《部仪》也部分反映了这个历史事实。最后，文诀还强调指出受灵宝经的严格性和受灵宝开度的重要性：“夫受灵宝开度，不显于师，则死籍不解，琼文无名，徒受宝经。永无传付，闭塞大法，于身为损。受经既竟，便为开度，上显诸天，下标诸地，名彻诸真，为师上盟五帝，为洞玄师。若无此之功，师轻度回案，师则受轻泄违误之罪，身受风刀，万劫无原。”这些话明显抄袭古灵宝经《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和《太上洞玄灵宝下元黄箓简文威仪经》的类似说法<sup>⑦</sup>。

《部仪》还有不少内容取材于南方道教经典。

例如，《部仪》提到“二十四狱”（Rule）。这个概念始见于刘宋初问世的上清科范集《太真科》，此经列举了二十四狱的具体名目：“宛利天下酆都之山，在北方癸地。山上有八地狱，主上三官。第一监天狱，第二平天狱，第三虚无狱，第四自然狱，第五九平狱，第六清诏狱，第七天玄狱，第八元正狱。中央有八地狱，主中三官。第一玄沙北狱，第二皇天狱，第三禁罚狱，第四玄沙狱，第五形正狱，第六律令狱，第七九天狱，第八清冷狱。山下有八地狱，主下三官。第一无量狱，第二太真狱，第三玄都狱，第四四十九狱，第五天一北狱，第六河伯狱，第七累劫狱，第八女真狱。右二十四狱。”<sup>⑧</sup>

又如，《部仪》中出现“大洞真人”（R1. 2）、“大洞法师真人”（R2. 1）、“大洞弟子”（R2. 3）等术语。按，“大洞”是上清经中的常用语，有时与“上清”同义，可替代后者<sup>⑨</sup>。较东晋中叶上清降诰晚出的上清经<sup>⑩</sup>中开始出现“大洞法师”等表示上清法位职衔的术语，反映东晋后期至南朝上清经派越来越有向教团道教发展

的倾向。《部仪》中含“大洞”二字的术语明显借自上清经。

又如，《部仪》多次谈到道不轻传，特别规定了传授年限。如D1. 1谓“一旦受道之后，三十六年，遇贤听传可授之人，不得妄传”。D1. 6c谓“今一旦受上三天真一太一之后，不得背违上三天盟誓，攻伐师主，轻泄妄传。必须择贤，三十三年一传，不得违约”。D2. 2谓“甲等受盟，誓天地为信，指日月为盟，引三曾五祖、七世父母，自身证约，不轻传泄登坛之诀，九年听传三人”。属于南方方士传统的早期道经《抱朴子内篇》、《太上灵宝五符序》、《陶公传授仪》和古灵宝经都一致强调绝不轻传，传经年限一般是四十年一传<sup>⑪</sup>。《部仪》明显借鉴并改造了南方方士的传授规则。

又如，《部仪》也多次用盟誓的口吻讲到违犯授度之规所受的处罚。除谢罪三官<sup>⑫</sup>之外，还想象七世父母或百代祖先将遭受考罚（D2. 2，R2. 10）。“七祖父母”一说是借自佛教的概念，最先出现在上清经中。《部仪》云“一旦违盟，考甲百曾，捷蒙山之石，填塞三河，长充下鬼，永为土囚”（R2. 10），这是上清经惯有的说法。如《洞真太上素灵洞元大有妙经》说：“若不依科而传，罪延七祖父母，充责鬼官，运蒙山之石，填积夜之河，万劫还生非人之道，己身被风刀之考，自然失经，终不得仙。传者慎之。”<sup>⑬</sup>《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经》说：“若不崇信誓，身为下鬼，七世父母，受考水火，捷蒙山之石，以投积夜之河。”<sup>⑭</sup>

又如，《部仪》将黄素三盟称作“金刚毕券”（R1. 1）。“毕券”之说出自上清经。根据上清经的记载，上清方士传行“上清紫纹交带篆，一曰回车交带，亦谓毕道券，又云元始大券”<sup>⑮</sup>。灵宝经派采纳借鉴了上清经的“毕券”，在陆修静《灵宝经目》中列为“未出”经的《太上洞玄灵宝八威召龙妙经》（DZ 361）中出现了“金刚毕券”。《部仪》中的“金刚毕券”可能直接从灵宝经中掇拾而来。

又如，《部仪》中出现了“三洞法师”（D1. 1，D1. 3）职衔。“三洞法师”之称始出古灵宝经<sup>⑯</sup>，它与古灵宝经最先用“三洞”概念来综括融汇南方三大经系的史实是相应的。

又如，《部仪》提到授者的称号之一是“五岳游行先生”（D1. 1）。这个称号源出古灵宝经《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此经对包括五岳先生在内的几种道士称号做了界定：“太极真人曰：学士若能弃世累，有远游山水之志，宗极法轮，称先生。常坐高座读经，教化愚贤，开度一切学人也。假令本命寅卯，属东方二辰，称东岳先生。四方效此。辰戌、丑未生，称中岳先生。若复清真至德，能通玄妙义者，随行弟子同学为称某先生。某人钩深致远，才学玄洞，志在大乘，当称玄称先生，或游玄先生，或远游先生，或宣道先生，或畅玄先生。略言其比，不可逆载。须世有其人，学者称焉，大都法如是耳。言名上清，清斋七日。先生位重，不可妄

称，鬼神不承奉，以天考考人。夫先生者，道士也。于此学仙，道成曰真人。体道大法，谓之真人矣。”<sup>⑨</sup>

又如，《部仪》提到“三十二天”（D1. 1, D1. 6a）。“三十二天”是最早见于古灵宝经的术语，它明显仿拟佛教的“三十三天”。古灵宝经倡行的灵宝斋与“三十二天”也有关系，如《上元金篆简文》提到“常清朝向本命，回心玄礼三十二天”<sup>⑩</sup>，《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提到“三十二天监斋直事”<sup>⑪</sup>。

又如，《部仪》将举行告盟仪所用的坛称为“皇坛”（R2. 8, R3/D3）或“黄坛”（D1. 5, R1. 2）。古灵宝经和陆修静根据古灵宝经编撰的《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记载方士传授仪所用的坛也称为“黄坛”或“皇坛”<sup>⑫</sup>，与《部仪》完全一致。“皇坛”也出现在明显借鉴《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的南朝上清传授仪典《洞真太上八素真经登坛符札妙诀》中（参前文）。

早期天师道自称“正一盟威之道”，这个名称始见于曹魏天师道教内文献《大道家令戒》<sup>⑬</sup>。尽管它指的是太上老君与张天师之间订立的盟约，但不排除在这种观念基础上天师道教团内部的授受仪式也会采用盟誓的做法。由于原始资料极度缺乏，我们对也许存在且更早的天师道盟誓仪式已不得而知。《部仪》记载的南朝天师道登坛告盟仪明显吸收了南方方士传统的做法，肯定比天师道原来可能举行的盟誓仪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表明，其它早期天师道仪式（如授箓、过度、上章、厨会等）通常都是有不少人参加的教团集体仪式，有很大的开放性，不像方士仪式那样隐密。南朝天师道借鉴方士仪式创立了登坛告盟仪，高度强调盟誓而传的做法和轻传受罚的观念，显示天师道与方士传统开始合流。道教由多种来源不同的传统构成，最初并不都是秘传宗教，东汉天师道教团就是明显的证据。不过随着天师道与方士传统的融合，道教愈来愈有向方士秘传宗教发展的趋向。今天在许多人眼里，道教仍然是难得其门而入的秘传宗教。

#### 附录：《正一法文法篆部仪》录文点校

##### 黄素三盟登坛仪

D1. 1 某国号某年太岁某月朔日子某时，系天师某治炁太一道士三洞法师五岳游行先生某郡某县某乡某里真人男官某，昔从三洞法师太一道士男官某受老君元义天地日月五星上三天真一太一，普督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亿万重诸天、诸日月星辰、诸仙府、诸世间、诸地山岳、天神地祇、五岳四渎、三河九江、四海八极、山神水灵、千鬼万灵，一切皆属上三天真一太一。今谨以某岁月朔日子某时传付某郡县乡里真人某甲，年如干岁，禀炁清淳，好道乐生，阴阳中和，五炁治身，先受黄图契令、真天赤篆、真天三一真一太一素券<sup>⑭</sup>，从来积年，未能飞仙，今求进受上三天真一太一<sup>⑮</sup>。三十二天帝位符信，受持金刚，分真形，投金鱼，称与诸天、

地、水三官结盟，对共分金破契，刻臂喻血，饮丹结发，身命为誓。与某甲共为一身，同心合契，奉行天真，修行神仙，志同齐举，飞升上天。不得耽染色欲，不专正一。一旦受道之后，三十六年，遇贤听传可授之人，不得妄传。不得自欲高位，不崇根本，背向异辞，二心两舌，诽谤师道，攻伐师主。一旦违负契令，身谢三官，长为下鬼，削除生名，不得怨恨。甲自好乐神仙，时不拘迫，手共画一为信。

（图略）

右太一真盟上契，左右书之。

D1. 2 国号某年太岁某月朔日子某时，某郡县乡里男女官太一道士真人某甲，年如干岁，诣臣某度受太一登坛盟约、真一口诀，结盟拔度生死，不得负违，一如老君律令。

右太一中盟契

（图略）

D1. 3 系天师某治炁五岳游行先生臣姓某乙，以去某年太岁某月某日某时，从三洞法师阳平治功平五炁左平炁某岳先生真人姓某乙受太一真契、三盟之法，拔度生死，上迁九幽之中七祖名籍，下度己身三男之庭，保成上仙，太一同轡。太一道士某郡县乡里男女生某乙，于某郡县乡里中结盟奉受，拔发结发，生死为誓，不负太一帝君神仙大盟律令。五帝魔王，过度太一道士甲，生死三界，名上仙品。

（图略）

右太一下盟，左右书之。

Rule 夫受三盟者，应须五人、七人、九人同共结盟，减此不合法也。上拔度百曾之罪，下过度三界宫。真妙之事，极于三盟，生死成仙，无有差违。受者结人为盟。未至五日，逆上盟刺，条郡县治位，告下二十四狱，拔出甲等七祖父母，迁达沐浴，竟五日，然后而授此。秘之师口，万金不传，传之后贤，非贤勿泄。

D1. 4 某郡县乡里男女官某甲，年如干岁——

右如干人，先受黄图赤篆、三一真一太一一言之诀，从来积年，未能幽究宿缘。今责信诣臣，求受太一真一契、三盟都券，请授。谨状。

D1. 5 系天师某治炁某岳先生臣姓某乙

上言：谨按文书，臣以人微，肌腥骨臭，谬蒙明时，师老布化之际，过泰负荷，教化无效，宣劝逼替，夙夜战栗，如履冰谷。有男女官太一道士某甲等如干人，年如干岁，先受诀言，未受太一三盟秘法。今各责法信，诣臣乞结盟。元元丹赤，感于神明，求乞之至，微于影像。臣辄受法信，教以诀言。道重人轻，不敢便授，共登黄坛，授以盟言，要誓天地，日月为盟，刻臂饮丹，誓告神明，不敢妄传。甲受盟之后，不得轻传，泄露真要，自当奉承师法，皆如今约。一旦负违今誓，甲当以身谢天、地、水三官，万殁之后，不敢有怨。乞原甲未受诀之前所犯，一切赦贷。恩惟太上太一帝君慈父圣母，则蒙省理。

右操臣度太一登坛三盟付授诀言。

#### D1. 6 黄素中章

D1. 6a 某郡县乡里男官某甲，年如干岁等。乞恩辞：某素以胎生肉人，千载有幸，得在道门，户属师主某甲治，以系天命。昔蒙明时，得参中秘黄图赤策、三一真一太一回车毕券之诀，从积年而善功未立，谴阙非一，夙夜忧惧，若履冰谷。虽复导生养炁，蒙恩无他，未得奉修九诚、百二十事，仰谢三十二天请度宿命之法，无上三天真一太一登坛大盟，实所未闻，不惟六蔽，知进忘退。谨赍法物三十二种，奉操诣治，乞丐成就。如蒙教授，不敢泄露，攻根伐本。负违契令，某等以身谢天地水三官，殁命敢恨。谨辞。

太岁云云

D1. 6b 某郡县乡里男女官某甲等，谨条法信如左：生米一斛，绀繒六十四尺，柳薪一束，笔一双，铁二百五十斤，墨一丸，玄纁二百五十尺，书刀一口，黄金十二两，大席一领，黄素二百四十尺，真珠一两，法巾一枚，褐一领，金环一双，法案五枚，明镜一面，盛戒五彩法囊一枚，法信盟钱三万二千，盛经集文锦囊一枚，命丝三十二两，清静罍、盘、匕各一枚，青铜剑一枚，和香五奩，生口男女替代各一人，明光锦百二十尺，铜八十斤，青纁八十一尺，生朱砂六十四两，白银十二两，大纸一百张，白绢三百六十疋。

右三十二种，奉操诣治，受登坛三盟。

D1. 6c 上言：谨按文书，臣以人微，忝佩太一尊任，搜授贤能应补仙品者。有牒男女官某乙等，禀炁清淳，好道乐生，今奉受五炁，阴阳治身，炼炁积年，材堪进补上三天真一太一极品，上统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亿诸天、诸日、诸月、诸星宿、诸仙府、诸仙圣、诸仙阙、诸山岳、天神地祇、五岳四渎、三河九江、四海八极、九宫八卦神室、山神水灵、一切千鬼万神，普摄众神三万六千，普统众灵，总御众官、侍从众仙，及家国三魂七魄、三鬼五神、千二百形影、万二千精光，一时并来，更仙练某等。今一旦受上三天真一太一之后，不得背违上三天盟誓，攻伐师主，轻泄妄传。必须择贤，三十三年一传，不得违约。违约之日，某等身神沈翳，长为下鬼，命为土尘，削除仙名，不得厕预仙品，长殁三官。考召君吏所考事立，所召者诣。肉人元元，须待拜署。谨为拜章一通，上诣

上三天无上太上一君太上，上三天太上帝君，上三天太上元君，[上]<sup>⑧</sup>三天太元一君，上三天大道，万道根宗，天地本始，上至无上、下洞无穷、远至无边无极幽微众官万灵，上三天之上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亿诸天君将吏、功曹使者、谒者仆射、书佐小吏、将军吏兵马骑乘，各从官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亿万众，一合从上上上无上天之上，盖天来下，入甲等身中，从头至足，布匝骨节、五藏六府、九宫、十二神室、四肢五体、百八十关机、三百六十骨节孔窍，营卫筋骨血脉，安某等三魂，定某等七魄，仙某等三魂，正五神，生五

藏，应五星，召还三万六千余神署生官，各安宫室，使仙道毕成，举形飞升，上为真人，更定仙寿万八千岁。愿上三天太一天尊，万道之主，万神之宗，将从天仙，镇某等身中，检录万神。愿上三天之上飞仙君将、神仙君将、度世君将、神人君将、真人君将、元阳君将、万生君将、万炁君将、导仙君将、胎息君将、元精君将、延寿君将、太极君将、太一君将、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君将吏兵马骑乘，一合来下，入某身中，营生养性，还年补脑，行生布炁。金丹神浆玉液入某等，身神玉女，侍卫左右，九天丞相，削除死籍，上名三天生录，与天地无穷，周旋天下六合，载名山岳，出入人间，延年益寿，辟斥五兵水火灾厄、县官口舌、疾病丧祸、虎狼猛兽毒虫、冤家盗贼。伏匿黄渊，埋头万丈，不得妄宣。若有符师道士、支散杂灵、六天故炁、饮食鬼神，一切进匿。登山履险，万神扶将，周旋天下地上，神明交降。所在立验，仙道必成。胎息服御，导引神炁，内外光明，云行身中，上升清天，黄老立宥，神仙结友，交游真人，飞腾高举，上补天仙，乘云驾龙，拜谒道君，寿终不老，与日月齐明，飞行超越，隐显浮轮。并迁某家七世父母，上至亿曾万祖，皆升三天，列补仙官。恩惟太上无极太一君垂恩省纳，分别求哀。

右破三盟契后付授赤章。

#### 太一黄素三盟仪

D2. 1 谨启黄素丹盟，告诸弟子某甲等。应诺太清太一无量清法门下，真一五炁，太一九诚，成具满足，便得仙度。太上于昆仑进登天首大治七宝观上，召天师张道陵而告之曰：“吾道出于无先，太初之前，无所从生，靡所不成。吾昔于此观上，启受妙法。吾以聪明智慧，摄意奉行，便得微妙玄通，求道上仙，莫有疏忽之名。奉行黄老之道、生死之诀，当畏法慎戒。生门之中，生道有一，死道有九。验于大度，常当战战，如履冰剑，把[火]毒[也]。常惧害及其身，谦谦曲躬，卑辞下物，勤心苦行，无亏孝敬。受诀之后，奉行法戒，无违分数。九一之法，生道之极耶。”天师再拜，承盟奉修，位登天师。后授王长、赵升、三夫人、洛下三公，皆得白日升天。登坛如左<sup>⑨</sup>。

D2. 2 谨请盟誓，列启三官。甲等受盟，誓天地为信，指日月为盟，引三曾五祖、七世父母，自身证约，不轻传泄登坛之诀，九年听传三人。若世无可传者，启宣三官，发先盟书，封诸事诀，藏之深山石室。不违盟约，甲等七祖父母上升玄宫，受福天官，身得仙度，福流万世，世蒙荣宠。若妄传非其人，甲等七祖父母下受风刀之考，身没积夜之河，殃流万世，世世受考。噉血饮丹，披灵赤心，启封三官，日月所照，天地所闻。结盟之后，司命削某等死籍，度著生策，使天官注仙名，地官除死籍，水官绝殃考。坛上三官、考召君吏并甲等所佩将军吏兵保护肉人，必使仙度。若甲等先世因缘宿对，未应即仙，要须尸解，蜚经太阴者，甲等以得登坛大度，结盟三官，罪灭福生，应升神室福堂。二十四神，

自守卫甲等形骸，不使魂魄离散，骨肉臭腐，二十四年，举形化出。宿缘应死，超然复生，枯腐之骸，枯骨受仙，沈沦隐见，无所拘闭。此是登坛结盟三官之力，超登殊劫，过死度生之福。明自修慎，不敢违负今约。

D2. 3 谨宣盟约，告诸弟子，同坛共视。师某父母若有厄难，当众共济。若横罹縲继，当申明极穷济之趣，急度疾厄。不得轻师负盟，亲相捐弃，若如此而不救告，而不赴者。有厄之身，发盟告神，求乞免度。违盟者受考，告灵者得福。若在厄难之中，不测之地，向师存亡所在，静夜披露丹心，启求度脱。若未蒙济免，自当神告景，应知其罪福。盟誓君吏、坛上三官，自应侍卫营护，必得无他。但当敬承盟约，不违信誓，自得仙度。卫护君吏，考功记过。坛上三官，主偿罪福，明白证慎。

某国号太岁某月朔日，于某州郡县乡里中，系天师某治炁臣某甲从某治道士某奉受，传某郡县乡里某甲。

D2Note 太上黄素丹盟三条，登坛者各朱书黄素，佩随身。生则受仙之券，死则拔逮之根。三官证拔，生生受福，无复罪缘。

#### R1 太一登坛黄素三盟逆刺付授仪

##### R1. 1 东向叩齿二十四通

谨出臣身中五体真官神仙、五炁功曹吏，出太一金刚元炁直使功曹、通神功曹、五元功曹、和合功曹、运炁功曹、统仙功曹各二十四人，出王炁左官使者、平炁右官使者、阴阳神决吏、仙化吏、科车赤符吏、刚风骑置驿马上章吏官各二十四人，出某郡县乡里中真正之官、监察注炁、考召四君、逮召诸君将吏等，左右平炁君、左右都候君、左右执平君、左右执法君，东方九天九炁君、南方三极三炁君、西方七合七炁君、北方五元五炁君、中央一炁君，阳平、鹿堂等二十四治炁，三十六静庐，天师门下君将吏兵，所布下道上、二玄、三元、四始、五德、六合、甲子诸官君，周天人极飞仙君，养性长生青龙螭蛇君等，奉行文书事，谨操臣为男女生民太一道士某乙度金刚毕券或登坛黄素三盟拜露刺一通，刺今露在中庭玉案上，请省。功曹使者、将军吏兵须考正甲等合炁，连名保负。须所召者诣，所下者至。功成事立，臣拜章报授毕，各还臣宫室中。伏须效应，匍匐当刺。

右授金刚毕券上刺出官。

##### R1. 2 授太一三盟大券口刺

某郡县乡里男女生官某甲等，年若干岁，字某乙，户属师主某乙治男女官某乙等，禀性慈仁，素体温良，炼炁积年，厕身秘门，参染真要，阶缘上道，奉受太一金刚契令，晓知三炁飞仙之诀。虽备众契，未遂登坛生死大盟。今赉信仪，连名誓身，束骸告臣，求受太一三盟登坛大券、明真大讳、三百六十图号、千二百口诀。依先师本法告传。谨状。

具位系天师某治炁臣某甲稽首再拜，上启太上无极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太一帝君、皇天上帝、无极元君、道德众尊、三天法师正一真人、门下典者、施

行飞仙君吏：臣运逢天通，系命玄教，衔宣法化，搜索有道，游行世界，拔度天人。今有宿命因缘，从虚无中来。某郡县乡里男女官某甲，年若干岁。甲等素染玄教，练备真文，奉受众契，修行真秘。虽备上法，未破玄誓。今相携率，操赉法仪，束骸诣臣，求受太一登坛三盟生死处仙大券、黄素证誓。臣昔从大洞真人某奉受，约当传授后贤。察甲等专诚乐道，在可成就。辄克某月某日时于某岳山之中，共立黄坛，证誓五帝，分符破契，告盟天地，付授秘局，施行口诀。谨先于此某郡县乡里中露白刺，奏上

天曹，特愿

太一帝君皇上大道留神照察。若甲等有骨法合，便依法付授。玄都无骨法，愿为考正，从上玉篆，名备天仙。到某日某时良日吉辰，灵岳之中，黄坛之上，稽首告盟，誓天证地，付授玄一高上之道、生死大盟，存亡成仙。谨以启闻，立须报应。臣甲诚惶诚恐，稽首再拜以闻

臣姓

太上大道无上三天太一帝君太清玉陛下

太岁。

右口刺。

R1. 3 谨重敕五体仙官、骑乘将吏，腾臣所上某刺，上诣

太上左君玉合下，付与侍香青腰玉女等。所言倒错越失，不得旧法者，愿为考正，依本法文。若有干截公文者，将吏神仙骑乘收付所在狱中，依事治罪。令臣所启上达，伏须告报。臣所上事讫，向出仙官吏兵各还宫室，弥纶五宫六府，安官复职，至日呼召复出。鸣鼓三通，三咽炁，毕。

#### R2 太一三盟付授仪

##### R2. 1 东向叩齿二十四通

谨出臣身中神仙直使正一神官功曹、阴阳运炁明光使者、左右官使者、阴阳神决吏、科车赤符吏、刚风骑置驿马上章吏、飞龙骑吏、左右龙虎君、赤飞仙童官各二十四人出。出者严装显服，具列威仪，谨关某郡县乡里中真官、注炁监察、考召四君将吏、社里邑君、土地灵祇、八方监察、神仙众官。（并备真位）系天师太一炁无极金刚毕券某岳先生臣某稽首再拜，上启

太上无极大道、太上老君、诸君丈人、太一帝君、天帝君、皇上大道、天师三师君、太一神仙、玉历真科付授威仪使者典行飞仙事：臣万劫因缘，谬闻大法，运值有幸，遇大洞法师真人某甲授臣登坛大盟、生死证誓、飞升至道、玄元要诀、众真之券，万幸宿生悟性。臣受法以来，积有年载。虽未能察幽睹冥，坐在立亡，重希玄降，于身有科，承科传授，以付后贤。某郡县乡里某甲年若干岁，前蒙黄篆契令，奉受五金刚契令，被积年，练悉纪纲。今操赉信仪，诣臣求受登坛三盟大诀目。承先师本法，与甲等对共立坛，证誓五帝，分金破券，喻丹告盟。甲等受道之后，永为身宝。不得攻根伐本，指师谤道，唱露要诀，传非其人，中泄灵文，施布世间。

一旦有违，生死父母，沈沦罪由，万劫无原。谨以启闻，须可奉行。臣甲诚惶诚恐，稽首再拜。

R2. 2 次读券 读黄盟

R2. 3 次画一

画一：左手指天，右手画地，以左手指中央。师便言：“系天师某治陈，昔从大洞弟子某受太一登坛盟券，今依法传授弟子某甲。受此证约，当依真师盟坛大约，不得攻根伐本，指师谤道，泄露灵盟。一旦有违，万殒谢罪，生死沈沦。上告天灵，下示地祇，中誓贤人，三证灵盟，义不相负。谨共画一为信。”

R2. 4 次下发

作结：一结言“清微天泓”，二结言“禹余天澄”，三结言“大赤天明”。上三天之帝，真重为誓，结发盟坛，不负灵约。次刻录，言“玄老大一闾闾”。刻中言“太上太一门”，石门也。

R2. 5 次弟子盟丹水

某郡县乡里男女生太一道士某甲敢告丹水：甲好仙乐圣，诣太一无极道士某甲，受太一三盟登坛大券、明真大讳、三百六十图号、千二百口诀。甲为弟子，不得背叛师道，妄传世人，违盟族倾，背誓不生。共嚙丹水为盟，指天画地，以生神灵。急急如律令。

R2. 6 次师命丹法

太一无极道士姓某乙敢告丹水：有某郡县乡里某甲，求受臣

太一三盟登坛大券、明真大讳之诀、万道之神。甲为弟子，不得背违券契，上监三天老君所明。急急如律令。

R2. 7 次师左手，弟子右手，共持丹水，更嚙之。各三止。弟子先嚙，师后嚙。

R2. 8 醮坛法：用醮具五盘、香五炉，用枣五样，东向祭五帝。醮具九盘、香九炉，用枣九样，东向祭太一九君。

系天师太一无极某治真人臣甲谨上诣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太一帝君、皇天大道、太清玉陛下，从官九亿万骑，摇天动地，降此灵岳皇坛之上，临飨微醮，屈灵暂临。谨有男女官某乙等，受黄素太盟长生拔仙大券，施設微心，上请天尊，伏愿神颜，曲眄世界，眷愍苍生。愆阙不及，以唯乞愿原赦。便再拜。

R2. 9 次受契者先五拜。次师左手授契与弟子，弟子左手取之，三绕身。毕，东向，三回九拜。次又北向，九拜太一君，三回三拜。又向师九拜。次俱起，于地户指天画地，左行，三回右转。召弟子七祖，证明如具。

R2. 10 次重敕法

谨出：臣身中五体真官功曹吏出。太一金刚长寿功曹二百四十人、太一度世功曹二百四十人、太一度命功曹二百四十人出，太一青腰玉女二百四十人出，太一娥皇玉女二百四十人出，五老君将吏二百四十人出，长生永终吏二百四十人出，东九夷、南八蛮、西六戎、北五狄、中央三秦君将吏各二百四十人出，千乘亿骑盖天来

下刚风骑置驿马上章吏官各二百四十人出。今授甲等太一三盟登坛大券、明真大讳之诀或金刚一言之诀，当令甲等受道之后，长生久视，同襟仙圣，齐肩保器，神耀不求而前佑。令神丹金液、灵芝众药，服练身形，千道万神，为甲驱使。坐起行住，太阳在左，太阴在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侠从前后。天神当下，地神并出。五老神君，除甲死籍，青书黄简，上甲生名。七玄父母，返胎南宫。合家大小，皆享永延。甲一旦违盟，考甲百曾，捷蒙山之石，填塞三河，长充下鬼，永为土囚，一如契令，依如太上老君、太上众尊、无极大道、无上玄老、五炁道德、万生万度万福君丈人、新出老君、太清玄元上三天无极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太上三炁君、天帝君、太上五炁律令。

R3/D3 泰玄都正一平炁系天师某治太一道士太上曾孙小兆臣甲稽首再拜

上言：谨按文书，臣等素自虫蚁，枯骨子孙，千载有幸，得在道门，被蒙大恩，不以顽愚，窃好生法，并蒙师老赐佩太一契令，不唯功少，希慕上真。以今月某日率同学某甲等，诣无极太一中宫道士某治郡县乡里某乙，进受无上太一证誓三天登坛死生三盟，上拔七世父母幽魂苦爽，次以升度某乙等生死之愆。腐骨臭肉，未有微勤，荷施山岳，非臣甲等轻愚所享，不胜重沓，谨伏地拜章谢闻。愿上官典者哀矜臣等，乞上生名太清仙都玉历，得在神仙种民辈中。谨遣臣等身中三官考召君将吏，天官考、地官考、水官考，清微天考、禹余天考、大赤天考，此里中四面真官、注炁监察、考召诸官将吏。臣等投身托命，生炁一节，奉承元老。臣等所备，宜毕真妙。中玄皇坛，山岑之上，太阳之下，伏地拜赤中章一通，上奏至极太一几前。臣等从臣某乙，共上告皇灵，下指地祇，冒黷以传受。恩惟玄极映明真君黜明注炁，谨请无极自然神仙先天帝太元君姓字，率将骑乘、日月、五星、五帝、九宫、五岳、四海、璇玑玉衡、三河九江神仙兵马，太一骑乘独轭之车驾、无极之马，前导至真精神，后从五帝陛下，神仙骑乘，侠从左右，前无不祥，后无殃咎，头上璇玑，足步北斗，日月五星导前从后，震天动地，一合来下，各按次第左右，从臣某乙等，三元会宫中。一为神主仙帝之皇，当为臣等延上三天生炁、太一神丹、金液玉浆，入臣等身中八十一宫、十二神室，太玄四注。臣等五神，太一精神，五炁纓珞，九元练命三丹，度生却死，升上晨极，注入玄宫，翱翔五岳，高举飘腾，耀影金阙，凤举紫庭，仙道早成，毛羽时生，遨游八表，戏玩八台，交关华霍，赐与丹精，九灵合华，七祖升迁，魂入道乡，闲乐之堂，衣食自然。臣等同盟之人，有厄之日，当更相救济，拔度为先。上存法师，次存同盟人名，自今以后，不敢负三盟约言，宗崇法师，唯善为先。既往之罪，负盟之愆，唯乞原赦。恩惟太上无极大道、无上玄老、太上三炁天帝君分别求哀。臣等谨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sup>®</sup>右官使者、阴阳神决吏、科车赤符吏、刚风骑置驿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

臣等受太一三盟拜上三日谢恩纸章一通，上诣天曹，伏须告报。臣甲诚惶诚恐，稽首再拜。

右三日谢恩章。

A1 四极明科开度文诀 葛仙公撰

夫受灵宝三十六部尊经，不受回案，即万劫之中不得传受。既受回案，不破太一登坛三盟金真妙契，则七玄不离于酆都，那可便为人师？三盟既竟，即七玄超度，生死同仙，便拜回案，授为洞玄法师。若七祖未拔，三盟不破，轻授回案，则师受泄经之罪、贱宝之愆，依四极明科，荷风刀之考。依三盟解释，则存亡超拔，标名诸天，故拜为灵宝法师。夫受灵宝开度，不显于师，则死籍不解，琼文无名，徒受宝经。永无传付，闭塞大法，于身为损。受经既竟，便为开度，上显诸天，下标诸地，名彻诸真，为师上盟五帝，为洞玄师。若无此之功，师轻度回案，师则受轻泄违误之罪，身受风刀，万劫无原。后世为明识此言，勿作轻说，考及汝身，沈沦罪网，万劫无原，考属四极曹。

A2 有急厄灾疾，呼太一名。以左手执道父，便仰头三呼无极太一君讳：我今有某急厄，君当过我汤火之中，白刃之下，过度九厄之中。知道为神，知道为真。左回还，两顾。

子，狩士徐，名他，二名上，鼠头人身，黑衣，持钺；丑，狩士秦何，牛头人身，黑衣，持钺；寅，狩士徐方，虎头人身，青衣，持钺；卯，狩士徐泽，兔头人身，青衣，持钺；辰，狩士徐皇，龙头人身，青衣，持钺；巳，狩士徐干，蛇头人身，赤衣，持戟；午，狩士司马籍，马头人身，赤衣，持戟；未，狩士公孙昔，羊头人身，赤衣，持戟；申，狩士石胜，猴头人身，白衣，持弩；酉，狩士石衰，鸡头人身，白衣，持弩；戌，狩士徐阿，狗头人身，白衣，持弩；亥，狩士公孙昔，猪头人身，黑衣，持钺。

右十二时狩士真名，服符存呼之。不得传非其人，秘之慎之。戴先生授谢颖川，谢颖川授道士陈艺，道士陈艺授毋仲度，度授刘散骑道符，符授道士丁玄真。

A3 九和香法，烧之香闻九里，感彻神明。

沉香一斤，青木香三两，

甲香三两，熏陆香一斤，

詹唐香三两，麝香一斤，

青渐香一斤，雀头香一斤，

大干枣二十枚。

凡九种各异，捣下筛，以白蜜和，令相著密器中，封其口。三宿三日，香成，闻九里。其法秘不妄传。欲致神明，合诸丹者烧之。稍稍分著别器中，令炁不泄。此古九和也。

（责任编辑：首之）

\* 本文原系提交“道教经典与仪式”国际研讨会（台北，2008年12月27—28日）的论文。

① DZ 1242。本文参考的《道藏》经（用DZ标示）

采用涵芬楼影印本，其编号见施舟人原著，陈耀庭改编：《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上海：上海书店，1996），页258—348。

② 参见任继愈、钟肇鹏编：《道藏提要》第三次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页602；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471—472; John Lagerwey,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aoist Ritual Through the T’ ang,” unpublished manuscript; 吕鹏志：《天师道黄赤券契考》，收入程恭让主编：《天问》（丁亥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页173—195。

③ 为称引之便，本文将《部仪》全文按文意划分为若干句段，且于句段之首加上标示符号（如D1.1）。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和附录。

④ DZ 1430, 2. 7a。按，2. 7a指卷二第7页上，2. 7b则指卷二第7页下。下同。

⑤ *The Taoist Canon* 将《部仪》的年代断于初唐，但未提出断代依据（pp. 471—472）。明《道藏》所收六朝道经被后代道士改动的情况肯定存在。例如，隋唐道士在使用六朝道教仪典时，很可能将表示籍贯的“州郡县”改为隋唐使用的“州县”二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判断出现“州县”字样的道经究竟是六朝道经还是隋唐道经。但肯定也存在六朝道经未经改动的情况，并且一部隋唐道教仪典中的“州县”籍贯不可能被后代道士再倒回去改为六朝行用的“州郡县”。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一部经中出现的“州郡县”字样稳妥地推断它是六朝道经。

⑥ 详论见下文。关于古灵宝经及其问世年代，参见Stephen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 A. Stein*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s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83), pp. 434—486; 大渊忍尔：《灵宝经的基础的研究》，收入氏著：《道教とその经典——道教史の研究其の二》（东京：创文社，1997），页73—218。

⑦ 关于《无上秘要》的成书年代，参见John Lagerwey, *Wu-shang pi-yao —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1), p. 1.

⑧ 见敦煌写本《灵宝经义疏》（又名《通门论》，载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第5册，页514。

⑨ 参见伍成泉：《汉末魏晋南北朝道教戒律规范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页168。

⑩ 参见王卡点校的敦煌写本《升玄内教经》，载《中华道藏》，第5册，页84、96、103。

⑪ 过去有不少学者试图给《升玄内教经》断代，但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惟基本上不出刘宋至北周的时代范围。参见卢国龙：《中国重玄学》（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页80；万毅：《敦煌本〈升玄内教经〉补考》，《道家文化研究》13（1998）：271—294；砂山稔：《隋唐道教史研究》（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页145—147；小林正美：《唐代の道教と天師道》（东京：知泉书馆，2003），页169—206；山田俊：《〈升玄經〉の卷次と「内教」に就いて》，《熊本县立大学文学部

- 纪要》8. 1 (2001): 37—41。万毅根据《升玄内教经》之敦煌残写本 (P. 2474) 中的偈言“吾我自然气, 布满周西胡”论证此经出于北周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偈言中的“周”指“周遍”而非国名。
- ⑫见《中华道藏》, 第5册, 页106—108。中唐道士朱法满编订的《要修科仪戒律钞》抄录了《升玄内教经》的百二十条和九诫, 卷五曰: “一百二十九戒, 《升玄经》云: ……此一百二十, 下明九戒……” (DZ 463, 5. 12b—13b) 可资参校。
- ⑬“检”,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舍”。
- ⑭“促促”,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促缩”。
- ⑮“辱”,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累”。
- ⑯“吸吸”,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汲汲”, 文义较胜。
- ⑰“际”,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障”。
- ⑱“厌”,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痴”。
- ⑲“病”,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漏”。
- ⑳“曹”,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冒”, 文义较胜。
- ㉑“慙”,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勤”, “慙”与“勤”同。
- ㉒“耶”,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邪”, “耶”与“邪”同。
- ㉓“言”,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害”。
- ㉔“不”,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无”。
- ㉕“猷预”,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犹豫”, “猷预”同“犹豫”。
- ㉖“忍不可忍”,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忍不忍”。
- ㉗“知无是道”,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无是道”。
- ㉘“为无为”,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无无为”。
- ㉙“心”,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止”。
- ㉚“知无根不可满”,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如无相不可满”。
- ㉛“慙”,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整”。
- ㉜“常无想以过上”,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当无想以过止”。
- ㉝“际”,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除”。
- ㉞“想”,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相”。
- ㉟“知因一入无际”,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如因一人无际”。
- ㊱“知因灭度入虚无”,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知因无际入无为, 知因无为入虚无”。
- ㊲“捐附著”,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捐损附著”。
- ㊳“度”,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废”。
- ㊴“克”,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刻”。
- ㊵“一生于无”,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一于无”。
- ㊶“上无上”,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止无止”。
- ㊷“与”,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兴”, 文义较胜。
- ㊸“清静”,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无此二字。
- ㊹“泰”,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五引《升玄经》作“奉”。
- ㊺见《中华道藏》, 第5册, 页514。隋代道书《洞玄灵宝玄门大义》“释戒律第六”条曰: “详者, 太清道本无量法门百二十九条、老君及三元品戒百八十条、观身大戒三百条、太一六十戒之例是也。” (DZ 1124, 13a—b) 文出《通门论》, 《通门论》漏抄之“九”字据而补之。
- ㊻DZ 445, 3b—4a。
- ㊼参见吕鹏志: 《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页140—142、225。
- ㊽关于南朝天师道的其他系列戒条 (如老君百八大戒、旨教斋戒十二法), 参见吕鹏志: 《天师道旨教斋考 (下篇)》,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0. 4 (2009): 509—517。
- ㊾参见伍成泉: 《汉末魏晋南北朝道教戒律规范研究》, 页167—170。
- ㊿《无上秘要》卷一百所引《升元经》的文字内容 (DZ 1138, 100. 7b—8a) 出此。《升元经》即《升玄内教经》之简称, “元”为“玄”之讳字。
- ①敦煌抄本原作“太一九宫”, 王卡点校本据文义改。《升玄内教经》卷九和卷十均提到“泰清道本无量法门太一九戒, 成满具足灭度一百廿九大戒等” (《中华道藏》, 第5册, 页108、109), 可证王卡所改有理。
- ②《中华道藏》, 第5册, 页106。
- ③见刘屹: 《论〈升玄经〉“内教”与“昔教”的关系》, 《敦煌吐鲁番研究》8 (2005): 46。
- ④参见 Rolf Stein, “Aspects de la foi jurée en Chine,” *L'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67e année (1968), pp. 411—415; 陈戌国: 《先秦礼制研究》(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页329—334、392—396; 吕静: 《春秋时期盟誓研究——神灵崇拜下的社会秩序再构建》(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页16。
- ⑤关于南方方士传统, 参见吕鹏志: 《唐前道教仪式史纲》, 页31—173。
- ⑥王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页189。
- ⑦王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 页71。
- ⑧参见王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 页336—337。并参 Robert F. Campany,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Ge Hong'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36。
- ⑨DZ 1281, 18b。
- ⑩《中华道藏》, 第4册, 页524。
- ⑪DZ 885, 1a。《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就是葛洪

- 提到和引用的《黄帝九鼎神丹经》，可能写成于汉代。参见 Fabrizio Pregadio, *Great Clarity: Daoism and Alchem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5—56 and 228.
- ⑥2 DZ 883, 1a—b。《太清经天师口诀》假托出自天师之口，实出于受南传天师道影响的南方炼丹方士之手，其成书年代当在葛洪《抱朴子内篇》之后。参见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页 50—51。
- ⑥3 DZ 1332, 16a—b。
- ⑥4 DZ 56, 16b。
- ⑥5 DZ 1327, 14b。
- ⑥6 DZ 354, 30a。
- ⑥7 DZ 84, 23a—b。又参《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影印本）671. 1a—5a 引《登真隐诀》；DZ 1380, 《上清太上黄素四十四方经》，11b。
- ⑥8 DZ 1326, 1a—b。
- ⑥9 DZ 1373, 1. 24b。
- ⑦0 DZ 1314, 50a—b。
- ⑦1 DZ 184, 5. 9b。
- ⑦2 《洞真太上八素真经登坛符札妙诀》：“太上告诸天帝王、后圣帝君、上相青童、太极真人曰：‘凡后学之士，得见上真大洞宝经，皆东华书名，金字上清，先缘已善，贵重难胜。而不寻师受诀，登坛修行，徒欲诵习，不测本源，劳而无益，更致魔干，犹致窃经之罪，无升仙之期。有志之子，必务依科，从师受旨，以成至真。今故标出告盟之仪，谕传其人，慎勿轻泄。’诸天帝王、一切至真，同时称善，稽首奉命。”（DZ 1324, 1a）
- ⑦3 DZ 1324, 10a。
- ⑦4 DZ 1324, 10a。
- ⑦5 DZ 1324, 10b。
- ⑦6 参见 DZ 97, 《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1. 14a—15a；DZ 1407, 《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经》，18b—20b；敦煌本《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载《中华道藏》，第 4 册，页 98、100。
- ⑦7 DZ 528, 4a。
- ⑦8 DZ 528, 7b。
- ⑦9 DZ 528, 50b。
- ⑧0 DZ 528, 31b。
- ⑧1 参见 DZ 1138, 39. 6b—7b；DZ 97, 1. 14a—15a。《无上秘要》编者注明“出《明真经》”（39. 7b），不确。参见丸山宏：《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初探》，“第一届道教仙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高雄，2006 年 11 月）论文。
- ⑧2 DZ 320, 11b—12a。
- ⑧3 DZ 322, 7a—b。
- ⑧4 DZ 1125, 5. 2a。
- ⑧5 DZ 1125, 4. 9b。
- ⑧6 DZ 1430, 1. 15b。
- ⑧7 “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总称“三天”或“上三天”。DZ 421《登真隐诀》卷下有关天师道仪式的部分已出现“三天法师”（3. 5b）、“三天”（3. 9a）、“无上三天”（3. 8b）等说法。
- ⑧8 参 D1. 1. D1. 6a 作“黄图赤篆、三一真一太一回车毕券之诀”，“黄图赤篆”盖为黄图契令和真天赤篆之略称，“三一真一太一回车毕券”即真天三一真一太一素券。
- ⑧9 参见《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敦煌本），载《中华道藏》，第 4 册，页 98；《太上洞渊神咒经》，载《中华道藏》，第 30 册，页 115。
- ⑨0 参见《升玄内教经》（敦煌本），载《中华道藏》，第 5 册，页 83、84、85。
- ⑨1 “主”、“月”之间原有“府”字，据下文文例删。
- ⑨2 “五色”后原衍“一”字。敦煌写本《三洞奉道科诫仪范》作“五色契令”（见《中华道藏》，第 42 册，页 33），《传授三洞经戒法篆略说》作“五色券”（见 DZ 1241, 2. 15b），今据删。
- ⑨3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引“科”（DZ 463, 10. 5b—7b），据上文文例（10. 4b—5a），此所谓“科”为《太真科》之省称。参见大渊忍尔：《太真科とその周辺》，收入氏著：《道教とその经典——道教史の研究其の二》，页 473—505。
- ⑨4 参见吕鹏志：《天师道黄赤券契考》，页 179—187。
- ⑨5 《部仪》R2. 1 谓受者“前蒙黄篆契令，奉受五金刚契令”。“黄篆契令”可能就是“黄图赤篆”及相应的各种契。“五金刚契令”的含义推考如下：《三洞奉道科诫》所列“黄赤券契”包括“五道八券”（参见吕鹏志：《天师道黄赤券契考》，页 173—195）。据上引《太真科》，五道八券其实就是按照五行（土、火、木、水、金）归类的八种契，即明土德的黄书契、六甲契，明火德的赤界契、青童契，明木德的真一契、三五契，明水德的三一契，明金德的五色契。太一券被视为“练久弥精，变化不灭”的“金券”（与金刚契义不相别），可以总括五道八券。五金刚契令盖为五道八券之别称。
- ⑨6 参见吕鹏志：《天师道黄赤券契考》，页 186—187、192—193。
- ⑨7 DZ 532, 20b—21a。
- ⑨8 关于仙灵篆所代表的法位，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篆科仪——敦煌写本 S203 考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7. 1（2006）：94—95。
- ⑨9 参见〔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 552。
- ⑩0 DZ 1284, 11b—12a。
- ⑩1 《中华道藏》，第 4 册，页 99。
- ⑩2 DZ 522, 5b。
- ⑩3 DZ 1324, 8b。
- ⑩4 DZ 1324, 11b—12a。
- ⑩5 关于太一信仰的起源和历史演变，学者们已经做过不少研究。最近的总结性论述见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 130—199。
- ⑩6 参见丁培仁：《太一信仰与张角的中黄太一道》，收入氏著：《求实集——丁培仁道教学术研究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6），页 283—301。
- ⑩7 参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页 19、82—84、241、256、292。
- ⑩8 参见 DZ 6, 《上清大洞真经》卷二“上皇玉虚君道经第二·太一尊神章”。
- ⑩9 参见 DZ 22, 《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下。
- ⑩10 参见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页 52—53、74—75。
- ⑩11 参见 Lagerwey,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aoist Ritual Through the T’ ang.”
- ⑩12 参见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页 224。
- ⑩13 原称“太一真盟上契”，以中、下盟契之文例，可



- 名之曰上盟契。
- ⑪关于其它道教契图，参见吕鹏志：《天师道黄赤券契考》，页 192—95。
- ⑫“逆”与“上”字同义。
- ⑬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 S203 考论》，页 104—105。
- ⑭与其相应的牒文则是授者根据投辞文改编的请盟书，所以用的是授者的口吻。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 S203 考论》，页 117—118。
- ⑮《登真隐诀》卷下“章符”条曰：“若急事上章，当用朱笔题署……若欲上逐鬼章，当朱书所上祭酒姓名。”（DZ 421，3. 11b）
- ⑯DZ 1294，23b—24b。参见吕鹏志：《天师道黄赤券契考》，页 185。
- ⑰DZ 1220，5b—13a。
- ⑱子目“太一黄素三盟仪”中的“仪”字指文书规格，而不像通常所见的那样指身体行为。参见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页 6—7。
- ⑲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 S203 考论》，页 125。
- ⑳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 S203 考论》，页 110。
- ㉑DZ 1283，11b—12a。
- ㉒DZ 1295，7a—b。
- ㉓DZ 528，36a—b。
- ㉔DZ 1283，11b。
- ㉕DZ 1324，8b。
- ㉖DZ 1352，13a。
- ㉗DZ 1295，6b—7b。
- ㉘《大道家令戒》载于《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DZ 789，12a—19b），其中明确提到“自今正元二年（255）正月七日以后”，表明它是在此后不久写成的。关于《大道家令戒》的年代，参见 Stephen Bokenkamp,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150—155。
- ㉙参见吕鹏志：《早期道教醮仪及其流变考索》，“中国地方社会仪式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2008）论文。
- ㉚参见 Michel Strickmann, “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 — ching,” in *Facets of Taoism*, eds. Holmes Welch and Anna Seide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67—169; 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1984), tome I, pp. 72—73; Anna Seidel, “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 *Cahiers d’Extrême — Asie* 5 (1989—1990): 262—263。
- ㉛参见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页 121。
- ㉜参见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 87—89。
- ㉝参见 DZ 1016，《真诰》，1. 9b。
- ㉞参见尾崎正治：《四极明科的诸问题》，收入《吉冈博士还历纪念道教研究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1977），页 341—363; Schipper and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pp. 192—193。
- ㉟见《无上秘要》引（DZ 1138，48. 2a）。参见丁培仁：《道书分类法之我见》，《宗教学研究》1999. 3: 20—25。
- ⑬⑨参见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页 241—263。
- ⑬⑩分别见《中华道藏》，第 3 册，页 296 和页 273—274。
- ⑬⑪DZ 1139，《三洞珠囊》，7. 16b 引《太真科》。参见大渊忍尔：《太真科とその周辺》，页 487—488。
- ⑬⑫参见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II, p. 30。
- ⑬⑬如 DZ 1380，《上清太上黄素四十四方经》，2b。
- ⑬⑭参见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页 56、83、123。
- ⑬⑮这是天师道固有的传统，因为东汉天师道已有上三官手书谢罪的仪式。
- ⑬⑯DZ 1314，50a—b。
- ⑬⑰DZ 1376，2. 17b。
- ⑬⑱DZ 1392，《上清曲素诀辞策》，22a。参见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tome I, p. 220。
- ⑬⑲参见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页 235—239。
- ⑬⑳DZ 532，17a—b。
- ⑬㉑参见吕鹏志：《灵宝三策简文辑考》（法国高等研究院演讲稿，2006 年 3 月 16 日）。
- ⑬㉒DZ 1411，17a—b，28a。
- ⑬㉓参见 DZ 1407，《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经》，20a；DZ 528，《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7a，21a，50b。
- ⑬㉔见 DZ 789，《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14b。
- ⑬㉕据《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引《太真科》（DZ 463，10. 5b—7b），“真天一真一太一素券”系三种券契（即三一券、真一券、太一券）之合称。参见本文第三部分。若诵读之，“三一”、“真一”和“太一”之间应略有停顿。下同。
- ⑬㉖依上文“昔从三洞法师太一道士男官某受老君元义天地日月五星上三天真一太一”（D1. 1）和下文“今一旦受上三天真一太一之后”（D1. 6c），“今求进受上三天真一太一”之后当绝句。
- ⑬㉗据文例补“上”字。
- ⑬㉘D2. 1 大部分文字内容系由《升玄内教经》卷九序言节抄改写而成（参见本文第一部分），二者可互校。“太一九诫”原作“太一九官”，据《升玄内教经》改。D1. 6a 谓“未得奉修九诫、百二十事”，亦证作“太一九诫”是。“验于大度”，《升玄内教经》作“临于大度”。“把火毒也”原作“把毒”，难以足句，据《升玄内教经》补“火”、“也”二字。
- ⑬㉙“左”，原作“上”。《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曰：“臣等身中仙灵直使正一功曹、治病功曹、左右官使者、阴阳神决吏、科车赤符吏、刚风骑置吏、驿马上章吏、飞龙骑吏等各二人出。”（DZ 532，1b）敦煌写本 S. 203 曰：“臣妾愚谨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阴阳神决吏、科车赤符吏、刚风骑置 [吏]、驿马上章吏官各二人出操。”（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 S203 考论》，页 143）兹据改。上文 R2. 1 出官辞提及“左右官使者”，亦证作“左”字是。